



光緒十三年丁亥閏四月上澣



鈍翁文錄

鋤月種梅室初製集錦試印

汪鈍翁文錄序

國朝古文家論者以汪鈍翁與侯朝宗魏叔子爲三大

家侯魏好爲辨博馳騁之文若以經典爲依據而春容

和雅一軌於正則斷推鈍翁爲第一鈍翁吳人也商邱

宋中邱序其文謂求文章於吳譬求珠於滄溟求玉於

元圃而以鈍翁爲代與荆川震川之後洵知言哉然卽

以

國初而論吳人之文若顧甯人錢牧齋潘次耕計甫草

輩皆足自名一家而瀾所酷嗜者則尤在徐澹園與堯

峰澹園之文博大堯峰之文雅潔二人實雄視一代曩

任崑山旣梓澹園文行世嗣移平江遂有重刊堯峰文

鈔之議與柳質卿商賢李子康炳章兩孝廉商榷去原

刻十之二而益以類稿中明史擬傳及他文若干首命

曰鈍翁文錄亟付手民倩朱子厚恒王楚香有珩兩茂

才從事校讐越三月而告成然則瀾之刻斯集也不特

服官其地景仰前哲俾此邦之人有所觀感而興起抑

亦商邱所謂求珠於滄溟求玉於元圃云爾吳中代有

傳人雍乾之際以沈文懋公彭進士紹升李布衣果爲

傳人雍乾之際以沈文懋公彭進士紹升李布衣果爲

國朝文錄

不詳圖

魏叔子

爲三大

最著近代則稱朱酉生孝廉知止堂文鈔王惕甫廣文  
淵雅堂集酉生與甫草之文爲最醜兵燹後傳本尤鈔  
他日將並刻之姑書此以爲券

光緒十三年丁亥初夏嘉興金吳瀾並書於姑幕署齋



水滸十三卒下及臥其後與金吳瀾並書於姑幕署齋  
計日與並書之故書此以爲券

嘉興吳瀾西王與甫草之文爲最醜兵燹後傳本尤鈔  
嘉善吳瀾西王與甫草之文爲最醜兵燹後傳本尤鈔

吳門汪鈍翁先生未卒前數月手所刻前後類彙重加  
汰存彙爲詩十卷文四十卷題曰蕘峰文鈔刻未成而  
歿蕘峰先生所隱居也後三年刻成其孤是穉穀詒請  
予序予既卒業爲掩卷歎歛者久之韓愈氏有言聖人  
之道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吳言偃氏學於洙泗首  
聖門文學之科至今已二千餘年論者謂南方之學得  
其精華蓋子游文學之傳在是又其地襟江匯湖其山  
川秀麗融結盤礴之氣往往泄之爲人文故求文章於  
吳譬求珠於滄溟求玉於元圃也遠未敢稱引前明三  
百年號稱文章大家僅十餘輩耳十餘輩中又首稱荆  
川震川兩先生皆吳人也晉江王遵巖序荆川集謂吳  
之文學自季札子游後得應德而三其言稍夸然遵巖  
以立言自命疑非漫然者虞山錢受之序震川則以謂  
先生以幾庶體貳之才好學深思障斯文之末流又言  
海內望祀先生如五緯在天芒寒色正蓋其推重如此  
距今百餘年而鈍翁先生繼之子諤聞樸學老未聞道  
於文章家所爲根柢之大小淺深波瀾之廣隘結構之  
工拙不知鈍翁視兩先生何居要以代興兩先生之後

爲

本朝一大家如歐蘇曾之在宋虞集黃潛柳貫諸君之在元則海內學士大夫皆以爲然非予私言也先生通籍二十餘年浮沉郎署請告者十七年最後官翰林與修明史入史館僅六十日遽以疾乞歸閉門空山不妄交一人其難進易退違俗孤介之跡較兩先生亦同乎不也而談者願往往謂文士不矜細行豈其然哉憶先生官曹郎與新城王阮亭吾鄉梁曰緝交最善予亦得交先生每促膝深卮以詩文相切劘甚樂也未幾各散去宦轍岐途忽忽不復合并歲戊辰予行省江南先生暱就予署中尊酒論文畧如京邸時臨別序予所爲綿津詩集別年餘而歿而今予乃序其遺文也追思疇昔遊從談笑恍恍如昨日事蓋俯仰二十年間予三人者幸無恙而先生之墓宿草矣悲夫予所爲低徊綦歎不知涕之落也曰緝常評先生文源流派別出於南渡諸家而先生自評亦以爲吾文從廬陵入非從廬陵出論之當矣予何容更贅獨幸讜劣如予得挂名簡末有餘榮焉故不辭而序之且以質之阮亭曰緝兩先生也康

熙癸酉二月商邱宋犖序



三

堯峯文鈔五十卷候官林佶所手錄以鏤版者也先是先生之文有類藁續藁一百十八卷皆門人編次未敢有所去取而傳寫失真謬誤多有先生病之嘗語周惕曰古人文章皆係晚年刪定或手自編輯或門人較讎然後鏤版行世今吾前後藁去取未定將屬之子子盍爲我序而藏之周惕蹙然不敢承時適有京師之役辭先生北去其年冬十二月先生卒於邱南凶問至京師周惕設位於磐石菴率諸門人聚哭已卽致書先生嗣君首及先生文集事嗣君是穰穀詒復書曰先君之文已經刪定屬候官林君手錄成帙次第付梓矣惟待吾子之序以識之踰年先生門人顧希喆董文琛宋成業萬余堯峯文鈔五十卷字畫精楷裝潢燦然所謂林君手錄者也因取前後藁互相參訂蓋去前者十之二三而益以晚年文字數十篇其篇目先後與類藁或未相脗合然而先生之文於是乎無遺漏無譌誤矣愚竊以爲先生之學無所不通而其指以六經爲歸搜擇融液與之大適然後浸淫乎史漢反復乎歐曾折衷乎紫陽博取於吳臨川元清河黃金華諸君子之文因得通其

變窮其神極其理趣而卓然自成一家故其立言命意皆有所本卽一字一句其根柢亦有所自來非余小子所能窺見萬一者惟是十數年門牆洒掃之舊竊幸有聞繕寫校讐庶幾其職而又牽率事故弗獲承命視林君有深愧焉安敢執筆序先生之文哉姑承先生昔年之命誌是書之始末以塞嗣君之請而周惕亦得挂名卷末垂諸永永雖自媿亦竊自幸云癸酉春正月門人惠周惕書於京師之瀛洲亭



聖人之道載於六經學者能從經見道而著之爲文不使經與道與文三者析而不可復合則可爲善學矣漢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之文皆湛深於經術而道卽寓焉斯時之天下知有經學而已唐韓退之能原道之大端而未悟其精微柳子厚聞性善之說於僧大鑒李習之亦嘗著復性書雖漸有求見道體之意然其所以正告天下及詔後學以爲文之本者未有離經學以立教者也宋史分立儒林道學兩家後世學者遂以歐陽曾王蘇氏爲文章之儒周程諸先生爲道學之儒而文與道爲二究之歐陽曾王蘇氏之文未有不原於經不窺於道而可粹然成一家之言者是則三者始未嘗不同其原終亦不可析而爲二也南宋之文獨朱子能闡經以明道自陸子靜楊慈湖之徒初爲六經注我之論蔑弃章句不復措意於文章於是儒林道學兩家判然不可復合文章夤陋經術支離而凡自詡爲見道者其流敝遂相率而爲無忌憚其害至今日未息也明二百年中文章可宗式者歸熙甫王道思歸蚤聞道於魏恭簡證道於程朱道思與唐應德王汝中友善亦稱聞

道者然其立言必貫穿六經之義故其文足以繼前人而信後世二公歿後百餘年而我郡有汪茗文者出其始亦僅志乎古人之文習其矩矱而已既乃知文之不可苟作必根柢於六經而出之然猶未得夫經之指歸也益黽勉窺測於道之原而得之所以爲經者遂能貫經與道爲一而著之爲文洋洋乎積數萬言而沛然不悖於聖人之道則其文之足傳於後世而近繼歸王垂絕之緒遠躡韓歐陽諸公無疑也予媿不知經與道者學爲文於汪氏日久而竊見其梗概故爲之序如此又

見汪氏與周處士書稱予與梁侍御曰緝爲知古文而待御見予近作多論道之書詰予將爲周程之徒乎將爲韓歐之徒乎以二者之不可合而予實未見三者之可分也故因序汪氏之文而兼質之侍御焉嘉興友人計東甫草序

汪鈍翁本傳

汪琬字茗文別自號鈍翁晚居堯峰學者稱堯峰先生幼孤奉母讀書能自刻苦順治乙未成進士除戶部主事遷員外改刑部遷郎中會江南奏銷案起例奪二官謫北城兵馬司指揮北城於京兆尤劇號難治琬當官不畏強禦多惠政大著聲跡滿漢大臣有斂手避之者簿書雜冗裁決如流朝士知之者曰汪某文士不意其長吏事如此再遷戶部主事時設左右餉司琬官左司堂官命兼攝十四司兵餉尙書王公宏祚雅器重之用才能出視西新倉得羨金上之朝使竣以疾請告歸琬力學於書無所不闕而尤邃於六經其爲文出入廬陵震川間務疏通經傳闡身心性命之旨海內以文章大家推之而碑版之文尤見重於世旣歸屏居堯峰籬益讀書事著述晝夜手一編呶唔如諸生時自從游弟子外卽方面大吏躬造請罕見其面以是望逾起今上十七年詔舉博學鴻辭大臣交章薦徵詣闕

御試體仁閣下上親署名甲等改翰林院編修命

纂修明史琬入史館僅六十日撰史傳一百七十餘篇

遽以疾請總裁者難之琬力請不已後年餘竟 予告  
歸歸時年未六十自是訖其歿且十年終不復言出矣  
甲子冬

聖駕東巡至蘇吳門諸在籍諸臣恭迎河干

上獨顧問琬良久徹 御前餅餌二盤以賜還次無錫

駐蹕惠山召撫臣湯斌諭曰汪琬久在翰苑文名甚  
著近又聞其居鄉不與聞外事可嘉特賜 御書一軸  
已已再 巡幸蘇命鴻臚寺官召見 行在又 賜御  
厨供饌及果品時論榮之其明年冬遘疾卒年六十有

七琬性弁急不能容人過意所不可輒面批折人對客  
議論大聲頗發赤目光炯炯雖詩文小得失不宥稍徇  
以是人多嫉之士友相傳汪鈍翁喜嫚罵人然坦率胸  
無城府遇其服善處不難首俛至地喜獎借後進片語  
之佳稱揚不容口家居弟子日進常教之曰學問不可  
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處不可無本末其大指如  
此通籍三十餘年家食幾二十年杜請謁絕苞苴敦儉  
素其難進易退亦近日薦紳先生所難者所著鈍翁前  
後類彙續彙凡若干卷歿之前三月合諸彙手自刪定

益以晚年所作曰堯峰文鈔五十卷行世嘉興計孝廉  
東序其文以謂儒林道學史家分而爲二惟先生能貫  
經與道爲一而著之於文世以爲知言云商邱宋犖撰



益以晚年所作曰堯峰文鈔五十卷行世嘉興計孝廉  
東序其文以謂儒林道學史家分而爲二惟先生能貫  
經與道爲一而著之於文世以爲知言云商邱宋犖撰

鮑翁五十歲像 雪夏孫福康敬摹



鮑翁五十歲像贊

薛熙

閩洛之傳魯齋得其真韓歐之統晉卿得其正閱三百年先生  
兼之心游乎淳穆之鄉力窮乎典墳之勝清癯者其形耿介者  
其性肅然而溫煦然而敬脫簪組之高風耽林泉之逸興天下  
譽之而不聞眾人毀之而不聽此非實有得于中而能不囿于  
境邪又豈蠡識之可窺而管見之可評邪然而塵加嵩岱霧集  
淮海勢則相懸機則相應千載之遙四海之巨有思長洲之深  
廣直與河內浦江並者知鄙言之非阿私而歎三吳之人文於  
斯為盛 光緒十三年丁亥春日古樵李金兆繫謹書



鈍翁六十二歲像

取鼎敬享



鈍翁六十二歲像贊

周公贊

於乎此翁雄文傑行自壯迄老素志先定譽之不矜毀之不競  
有田一夫有廬一屨晚歸堯峰坐臥殘編格物養性其樂也天

計炳

清介之操瑰璋之文淹博之識俊快之論如鳳高翔如鴻冥冥  
身隱道彰

黼宸徹聞堯峰一曲仰同杓斗四方學者問奇載酒初服既遂  
晚節彌崇卓哉夫子人倫之宗

金兆槃謹書於邗江留香吟館



鈍翁文錄目次

卷一

雜著

理財當審盈絀之執積貯宜酌通久之規等事

習題本覆稟

復讐議 并序

文戒示門人

經解

春秋論一

春秋論二

春秋論三

春秋論四

春秋作邱甲解

置後解

喪服繼母如母解

五服皆爲衰說

喪服襍說五則

袒免辨



父卒未殯過孫爲祖服辨

妾無服辨

喪服或問二十四則以上堯峯文鈔

論

兵論

降將論

名論以上堯峯文鈔

卷二 陳友諒論

方谷真論

李仕魯論以上三家文鈔

卷二

問

復讐或問

師道或問

爲後或問

辨

吳越無伯辨

辨公孫龍于

文與也字說

改過說

治生說

交道說

名字二子說

北城募棺說

伯叔父不當稱伯叔說類稟錄二卷末

碑

新修至德廟碑

陳文莊公祠堂碑

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方公祠堂

碑

前明福建布政使司右參議范公墓碑

勅贈承德郎翰林院修撰加一級韓府君墓碑

奉直大夫前山東按察司僉事蔣公神道碑

睢州節烈祠碑 以上堯峯文鈔

誌銘

誥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宋公墓誌銘  
中大夫湖廣湖南糧儲道布政使司參政秦公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提督陝西統轄漢兵兼管烏金

超哈昂邦章京世襲一等阿思哈哈番又一

拖沙喇哈番李公墓誌銘

布政使司參政邱公墓誌銘

前明吏部驗封司郎中曹公墓誌銘

四

誥封奉直大夫翰林院修撰加二級鄉飲大賓

繆公墓誌銘

廣西布政使司左參政分守桂平道徐先生墓

誌銘

朝議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

加三級方公墓誌銘

湖廣湖南布政使司千公墓誌銘

彭貽令先生墓誌銘

前明兵科右給事中吳公墓誌銘

貞憲先生墓誌銘

侯記原墓誌銘以上堯峯文鈔

卷四

誌銘

廣西提學道僉事申君墓誌銘

前明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加一級蔡忠襄公墓誌銘

工部尚書充經筵講官湯公墓誌銘

廣西巡撫右副都御史加四級郝公墓誌銘

五

顧徐亦墓誌銘

席舍人墓誌銘

周文季墓誌銘

鄉飲賓徐府君墓誌銘

金孝章墓誌銘

江太一墓誌銘

鄉飲賓席翁墓誌銘

勅授文林郎閩縣知縣劉君墓誌銘

周宏叔墓誌銘

仲翁墓誌銘

觀濤翁墓誌銘以上堯峯文鈔

卷五

誌銘

湘鄉知縣汪君墓誌銘

昭信校尉分得撥什庫王君墓誌銘

葛府君墓誌銘

朱翁墓誌銘

勅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劉太翁墓誌銘

六

誥封陳母張淑人墓誌銘

勅封徐母劉孺人墓誌銘

誥封薛母王宜人墓誌銘

李母常孺人墓誌銘

顧母何孺人墓誌銘

勅贈喬母潘孺人墓誌銘

李母顧孺人墓誌銘

誥封王母董孺人墓誌銘

孝貞女墓誌銘

王母徐夫人墓誌銘

勅封楊母吳太孺人墓誌銘

誥封王母張宜人墓誌銘

閔宜人墓誌銘

墓亡弟南賚墓誌銘

亡兒蘄瘞誌

第五女墓誌以上堯峯文鈔

竺鶴山人墓誌銘類彙

卷六

塔銘

中峰曉菴了法師塔銘

崑山選佛場性空臻禪師塔銘

廣福院蕪菴谷禪師塔銘

墓表

誥授奉政大夫廣西按察使司僉事分巡左江

新道李公墓表

陳處士墓表

文林郎岑谿知縣劉公墓表

天岳山人墓表

鄉飲賓邵公墓表

附邵氏石表陰記

烈婦周氏墓表以上堯峯文鈔

九十一翁觀瀾汪府君墓表續稟錄 六卷末

行狀附西園詩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尙書王公行狀

前明大理寺左寺丞李公行狀以上堯峯文鈔

卷七

記

大通橋分司壁記

嗜退軒記

兵馬司西閣記

容安軒記

讀書齋記

緩齋記

哲次齋記

計氏思子亭記

堯峯山莊記

茗華書屋記

三衢文會記

伐楊柳說

寶翰堂記

御書閣記

草庭記

姜氏藝蘭記

石塢山房記

傳是樓記

南垞草堂記

游京師郭南廢園記

重修報恩寺記

重修堯峰露禪菴記

重修慧慶寺正殿記

游馬駕山記

藝圃後記

續稟

序  
贈翁君序

送魏光祿歸蔚州序

送人之雲南序

送陸蔚文序

送胡生序

送王進士之任揚州序

送宗人舟次出使流求序

送宋牧仲權贛州關序

送張牖如之任南甯序

贈翁君序

漁樵耕牧圖序

孝陵于役詩後序

遠志之苗序

兵餉一覽序

焦山古鼎圖詩後序

重訂韻譜序

傷寒書序

說鈴小序

鳴道集說序

歸詩考異序

古今五服考異序一

古今五服考異序二

古今五服考異後序

五服圖後序

卷八校正東都事略前序

東郭事畧跋序

安南日記序

讀書正說序

詩說序以上堯峯文鈔

卷九對五東游書

序

唐詩正序

代青陽館規序

代洪氏族譜序

沙氏族譜序

汪氏族譜序

族譜後序

具區志序

吳逸氏傳序

篆隸考異序

畜德錄序

皇清詩選序

砥齋集序

物外閒吟序

洮浦集序

楊柳枝詞序

王貽上詩集序

王子底詩集序

灌園詩後序

吳道賢詩小序

綺里詩選序

計甫草中州序

湘中草序

苑西集序

使琉球錄序

雄雉齋選集序以上堯峯文鈔

卷十

序

王敬哉先生集序

金正希先生遺藁序

龔紫櫻文集序

喬石林賦草序

顧息齋詩序

白石山房藁序

邃步詩集序

董御史文集序

春草軒小藁序

問亭詩序

旅行日記小序

卷十 綿津山人詩集序

拾瑤錄序

見山樓詩集序

緯籀集序十壽序

來虞先生年譜後序

先大夫詩集序

寓廬十詠後序

擬明史列傳自序

伯子遺藁小序

僊府十三觀序

參同契衍義序

募建永甯接眾禪院序

金剛經注序

游五臺山詩畫冊序

草堂合刻詩序

以上堯峯文鈔

卷十

序

澗葦詩藁序

姚氏長短句序

代壽洪太傅七十序

劉敘寰六十壽序

劉敘寰七十壽序

趙孟遷七十壽序

宋旣庭五十壽序

族母吳夫人六十壽序以上堯峯文鈔

送屈介子序

贈王貽止序

贈郁醫序

贈外弟金茲昭序

別朱子錫鬯李子武堂序

五

識小錄序

程周量詩集序

王貽上白門詩集序

顧氏詩序

十二圖題咏序壽龔尚書孝升

包處士六十壽序

董玉虬五十壽序以上類彙

送釋震公歸華頂峰序

贈處集序

葉母顧太君七十壽序以上續稟

卷十二

書

與曹木欣先生書一

與曹木欣先生書二

與周處士書

與友人論內亂不與書

與梁柳史論正錢錄書

答王進士書

與王處士書

答陳靄公論文書一

答陳靄公書二

與計甫草論道書

答王玉銘先生論兵餉書

與梁曰緝論類藁書

書與歸元恭書一

與歸元恭書二

與友人論葬服書

答或人問祥禪書一

答或人論祥禪書二

與從弟論立後書一

與從弟論立後書二

與參議施先生書

與宋陳兩先生書

答顧甯人先生書

與人論墓誌銘篆蓋書

與梁御史論佛經書以上堯峯文鈔

七

與米紫來求書贈鶴記書

與金秀才書

答計甫草書

與吳虞升論殤服書

卷十三

傳

申甫傳

乙邦才傳

劉公惟中傳

邵崇元傳

江天一傳

史兆斗傳

楊顧兩先生傳

彭公子籛傳

節孝王先生傳

御史王公傳

華鳳超先生傳

前禮部主事王先生小傳

六

岳先生傳

文文肅公傳

張贈公小傳

袁氏六俊小傳以上堯峯文鈔

卷十四

傳

忘菴王先生傳

宋烈女傳

王烈女傳

金節婦傳贊

贊克勒馬傳以上堯峯文集

總督施公研山傳續稟 錄十四卷末

書事

周文介公遺事

書張縉始末

書張獻忠兵敗始末

書沈通明事

曹孝子事畧

黃孝子事畧

顏中和事畧

記二狄

書恭迎大駕始末

記誌銘石刻事

箴

箴

坐右箴二首

贊

陶淵明像贊

充

杜少陵像贊

程周量像贊

孫侍郎像贊

小像自贊

薦福寺募埭彌勒佛像贊

水月觀世音菩薩像贊

渡海觀世音菩薩像贊

觀世音菩薩像贊

旃檀觀世音菩薩像贊

頌

睢州湯烈婦旌門頌

念佛頌

銘

沼泉銘 并序  
以上堯峯文鈔

卷十五

題跋

題致富書

題淵明集

題小兒語

先天圖

題平母節畧卷

題使琉球記

題萬里紀程

題摺九傳疑錄

題時御史西台奏議後

題楊柳枝詞後

題庵邨和尚法嗣圖

題容安軒記

以上堯峯文鈔

錄十五卷末

題壯悔堂文集

題王于一遺集

以上類彙

錄十五卷末

跋孝經易知

跋漢書楊雄傳

秦漢錄

跋素問

跋正字通

跋李義山詩注

題歐陽公集

跋邵堯夫先天圖

跋宣和畫譜

跋高似孫子畧

跋家禮

祭庚申外史

跋唐荆川集

跋衡山手蹟

跋周氏血書貼黃

跋論道書

跋劍閣圖

跋王咸中手簡

跋來虞先生手蹟

跋石交紀牘

跋擬明史候岐曾後

跋詩問

祭文

祭季給事文

祭葉訥菴文

祭陳母張太夫人文

祭仲弟摺九文

先府君祖奠文

亡妻袁宜人祖奠文

亡男筠祖奠文

先墓焚黃文

哀辭

鍾廣漢哀辭并序

族子處默哀辭并序

卷十 陳氏子哀辭并序 以上堯峯文鈔

卷十六

明史擬傳

張溫傳

胡深傳

徐宗寶傳

胡子祺傳

羅子理傳

毛澄傳

徐文華傳

崔銑傳

馬理傳

以上三家文鈔

陳察傳

姚涑傳

李逢時傳

以上三家文鈔

金士衡傳

喬可聘傳

胡翰傳

趙汭傳

歸子顧傳

來知德傳

蘇伯衡傳

徐禎卿傳

湯祖契妻傳

以上續彙

孫炎傳

黃瀉耀傳

唐寅傳

以上三家文鈔

謝道韞傳

書

雜著

理財當審盈絀之執積貯宜酌通久之規等事題

本覆稿

臣等看得科臣汪某疏稱天下各項錢糧一年止得銀一千九百六十萬兩天下兵餉其該銀二千四百萬兩盡一歲所入已缺銀四百萬兩而八旗兵餉一王以下各滿官弁京官外官俸銀共二百零八萬餘兩其祭祀營繕匪頒賚予征討出師等費不與云云查臣部錢糧入不敷出已於四月二十日具有錢糧不敷兵餉缺額等事一疏將十七年歲入若干撥充兵餉若干支用若干不敷若干逐一開明具題恭呈 御覽無容復議又疏稱京通倉廩見在漕米四百萬石十七年起運十六年漕糧三百萬石新舊共七百萬石每年 王以下八旗披甲支米一百四十萬石尙餘五百六十萬石足支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年之用是有五年之蓄請將應運漕米三年折一年云云查京八倉見在稗粟米二百

三十五萬三千一百五十八石零通三倉見在稷粟米  
一百二十八萬石零二處共實在米二百六十三萬三  
千一百五十八石零此各倉米數之大凡也十六年分  
漕糧除湖廣久經留充兵餉外約粳粟米三百零二萬  
五千二百三十五石零再除江南省題留三十萬石江  
西省改折三十萬四千七百三十一石十七年起運淨  
該米二百四十一萬五百石此各省運數之大凡也新  
舊共止米五百零五萬三千六百五十八石除每年  
王以下弁八旗披甲人役各衙門皂書太監匠役等項

卷一

二

共該支米一百五十八萬二千七百八十八石尙餘米  
三百四十七萬八百七十石僅足支十八十九兩年爾  
今科臣條議改本爲折誠從軍 國起見與臣等所題  
用意畧同但積儲爲天下大命京師根本之地所需漕  
糧關係甚重臣部祇因錢糧匱乏已極萬不得已始議  
改折一百萬石本出一時權宜若定三年折一之例設  
有水旱災荒西北要地緩急何恃且各省米不起運必  
至壅積穀賤傷農亦復可慮又停運一年船隻廢置不  
修河道淤塞不濬次年必大費收拾今議暫將十八年

起運十七年漕糧除臣部請改折一百萬石外應如科  
臣所請再折一百萬石以濟軍需至疏稱改折漕糧三  
百萬石每石銀一兩四錢其該銀四百二十萬兩通漕  
糧船一萬隻每船運丁十二名每名月支米一石該糧  
一百四十四萬石該折銀二百一萬六千兩每船行糧  
三十六石該糧三十六萬石該折銀五十萬四千兩又  
易米折蓆輕賫等銀四十萬兩併省造船挑閘修厥諸  
費通計改折一年共約得銀八百餘萬兩云云查十七  
年漕糧止有一百四十餘萬石臣部題定粳米每石折

銀一兩四錢粟米每石折銀一兩二錢多寡不等其通  
漕糧船共止七千六百七十四隻運丁或十名十一名  
十二名不等共止八萬四千八百二十九名每年支行  
糧半年月糧一年本色折色不等本色之中行糧每名  
月支自四斗五升至六斗止月糧每名月支自九斗起  
至一石止共米五十六萬八千四百二十一石折色之  
中行糧每石折銀自五錢起至一兩止共銀四十一萬  
二千八百六十餘兩此臣部見行則例也臣等今將行  
月正耗并易米折蓆輕賫各項款通盤打算改折一年

不能如科臣所議之數應俟奉旨後查照漕規請

敕漕撫酌議應折地方米價併各項款造冊題報可也

復讐議

并序

河南巡按御史覆奏部民張潮兒手格殺其族兄生員  
三春臯當死詔法司核議而潮兒口供中嘗言其母  
先爲三春所殺於是該司員外郎汪琬以爲當下御史  
再審故議之議曰

復讐之議載於周官禮記春秋見於陳子昂韓愈柳宗  
元王安石之文者詳矣吾不敢復勦其辭惟以國家

卷一

四

之律明之律曰若祖父母父母被殺而子孫擅殺行兇  
人者杖六十注以爲不告官者又曰其卽時殺死者勿  
論注以爲少遲卽以擅殺論由此觀之凡有祖父母父  
母之讎雖積至於久遠而後報皆得謂之遲皆可援擅  
殺以斷者也顧獨不許潮兒之復母讎得毋太苛矣乎  
一命一抵此刑部現行則例也人旣殺潮兒之母而必  
欲潮兒母子殉兩命以當之其失律意明矣今議者曰  
潮兒未嘗告官則口供恐不可信夫當潮兒具招之日  
有司曾不之詰及其申解之日御史曾不之駁彼口供

之真偽法司亦安從知之哉且吾非欲遂釋潮兒之死也僅僅下御史再審而已萬一再審之後而其情可原其臯可雪吾將援此擅殺之條以求爲國家活一孝子則法司之所全不更多邪議者曰潮兒旣欲復讐何不卽時殺之此大不然吾嘗見被禍之家穉子寡女門戶單弱者有矣其上或壓於勢力其次或格於賄財苟有復讐之心不得不乘間伺便以圖之苟無其隙雖積至於久遠而推原律意皆得寬之爲遲又何間於數年內外哉律曰臯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今以三春之狠戾敢於殺其族母是亦應死無疑矣此時設有旁觀者若張氏之親屬能代潮兒誅之臯亦止於杖一百而已況爲潮兒者乎使果能復其母讐而又不以減死論不可謂法之平也議者又曰奈經屢赦何夫復讐不可以赦言也赦者國家所以矜全有罪而非孝子慈孫不忍其親者之所欲也今必以此臯潮兒不幾與於行兇之甚哉故吾謂斷是獄者但當窮其口供所從來不當問赦前與赦後也吾又嘗求赦文觀之惟誤殺者赦他若謀殺故殺皆不赦吾不知三春所犯爲合誤

殺律乎抑合謀殺故殺律乎果當赦乎抑不當赦乎皆非法司所得而懸斷也洵如吾說使得下御史再審不過煩本部之題請與有司之追勘耳此其事易若反掌而所全實多若憚題請追勘之勞而甘自處於失入爲法吏者夫亦勿之思矣

文戒示門人

昌明博大盛世之文也頹促破碎衰世之文也顛倒諄謬亂世之文也今幸值右文之時而後生爲文往往昧於辭義叛於經旨專以新奇可喜囂然自命作者嗟乎

卷一

六

人文與天文地文一也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假令如日夜出兩月並見日中見斗又合山湧川鬪桃冬花李冬實夫豈不震耀耳目超於常見習聞之外其可喜孰甚焉而經史書之不曰新而曰妖不曰奇而曰變然則今之作者專主於新奇可喜倘亦曾南豐所謂亂道朱晦翁所謂文中之妖與文中之賊是也僕竊憂之而一二小子輩方且詆僕言爲老狂故不敢以告他人所願諸同志戒之而已其有及僕之門而志或不同者僕亦不敢以告也

經解

春秋論平王隱公

按左氏惠公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孔穎達引釋例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媵繼室是夫人之姪媵與二媵皆可以繼也雖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又異於餘妾故謂之繼室然則孟子未卒以前聲子與仲子皆妾也及其繼室則眾妾俱不敢與聲子齒而何有於仲子哉然考春秋隱公元年天王來歸仲子之賵五年考仲子之宮夫仲子特惠公之妾耳顧得蒙此禮而聲子皆不

卷一

七

與何與汪子曰甚矣鍾巫之禍平王啟之而隱公自取之也蓋仲子固家之妬妾而桓公又其驕子也惟爲之君若兄者稍能制之以禮然後可以逆折其非而杜其爲不肖之計今平王與隱公則不然生則爲其母賵歿則爲之舉喪而稱夫人祀又爲之立宮是三者皆越禮之甚者也而平王與隱公爭先爲之彼爲之子者既習見其母之貴寵有不岸然自謂先君之適而反惡其兄者哉於是其勢日橫其謀日深而左右近習陰伺乎其間思挾之以覬覦富貴者亦日眾而其人遂不可制此

羽父之譖所以不旋踵而發與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積漸使然也桓公之敢於篡弑者豈非其君若兄有以爲之漸哉今夫豢猛獸者非能狎而斲之也惟鬪諸檻阱而稍餉以梁肉雖有噬人之狀無能爲也苟一旦盡去其防使之跳梁於外而又望其德我而不噬此雖至愚者不爲今隱公之於桓公何以異此夫隱公豈不知其弟之爲豺狼哉然所以尊崇其母至於不顧非禮而爲之者亦欲藉是區區以稍慰安桓公之心而使之不我噬不知適足以長其驕而速之亂耳孰若逆而折之之得乎昔周公之輔成王也成王有過必撻伯禽以示之惟其豫教有術故天下稱周公爲良相而成王爲賢君嗟乎使隱公而非攝隱公而果爲攝也其亦未聞周公之道也夫

春秋論二

平王

今有富人於此生子皆庶則家政宜授之長者乎抑授之幼者乎不問而知爲長者矣使不幸父歿幼者不讓而與其兄爭則宗老必笞而責之彼諸侯之有天王猶富家之有宗老也乃獨助其幼弟奉幼弟之母以擬其

兄豈非聖人之所深惡哉孔穎達者儒之冗末無當者也其論歸賵曰隱公立桓公爲太子其母得爲夫人故賵之國必有君而後有太子使隱公得立太子固當稱君而不稱攝隱公旣已攝矣吾未聞周公輔政而以成王爲太子者也然則穎達之說不亦妄乎夫惟平王之賵仲子也若不知有隱公母子者其助桓公以偪隱公爲已甚故聖人貶之穎達舍此而區區責其生賵之非禮是豈足以立訓哉有難者曰改葬之役左氏亦言太子少者何與吾應之曰惠公縱其邪心蓋嘗欲立桓公爲太子矣故謂桓公爲惠公之太子則可謂爲隱公之太子則不可且吾以爲天王之賵必桓公有以使之聲子仲子皆宋女也隱公伐宋者一明知鄭之與宋相怨而輸平者一爲會者二意者桓公獨陰恃宋援以邀求於天子故隱公深爲之不平而欲稍洩其忿以孤桓公之羽翼與唐乾甯時王珂與其從父重盈之子琪瑤爭河中珂求昏於李克用克用爲之上請於是珂遂定河中而琪瑤不能與爭此與魯事畧相類吾甚悲夫天王自失其權而助人爲篡弑者如此也故并論之

春秋魯宣公二年秋九月晉趙盾弑其君夷皋於是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三子以爲弑君者趙穿也經之與傳其說宜何從汪子曰三子者之說非有大悖於孔子也當是之時使穿不得盾必不敢行其事使盾不得穿必不能遂其謀何以言之予嘗略考史書所載篡國之臣若趙高之弑二世也使閻樂司馬昭之弑高貴鄉公也使成濟成倅劉裕之弑晉安帝也使王韶之其弑恭帝也使褚淡之兄弟朱全忠之弑昭帝也使朱友恭氏

叔琮夫是數人者欲爲篡逆必先授意於其黨其黨亦樂爲之用此與趙盾之事何異辟之於盜羣盜行劫其一雖不行而實陰主其謀是則劫之魁也反不謂之盜乎故三子者之說非有大悖孔子也孔子誅其心三子者舉其事也然則三傳果無失乎曰有之左穀皆取董狐之言以反不討賊爲盾臯吾謂盾雖討賊亦不免於書弑何也予更考魏唐之事司馬昭既弑高貴鄉公遂收濟倅兄弟殺之朱全忠既弑昭宗已而朝於京師亦殺友恭叔琮夫二人之心甚譎謀甚狡其殺濟倅友恭

叔瑒者豈非欲自解於篡逆哉然天下後世卒不以此薄兩人之辜故使人臣無弑君之心雖力不能討賊亦必不以惡名加之苟有其心雖狡譎如司馬昭與朱全忠者亟除其黨以自解猶無益也吾故有感於歐陽子之論而爲之廣其說如此

春秋論四

按左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楚鬪椒救之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汪子曰此弑其君夷臯之歲也觀於侵鄭

卷一

七

而盾不臣之謀見矣何也鷹隼之將擊也必伏其翼虎豹之將搏也必匿其形此無足怪也惟其不輕發於此是以大逞其毒於彼而莫之制也以盾率晉國之眾而合宋衛陳三諸侯之人成師以出惟敵是求何有於鬪椒之偏師哉然且不戰而去之者非形弱勢詘也當此之時內難將作旣不暇相持於外而又以爲戰而勝則橫挑強楚之怒戰而不勝則無以懾服國人之心如是要而欲行大事其誰與同惡者盾於其中固有深謀在焉故甯少歛其鋒強抑其陰鷲之氣而不欲輕用之於楚

也不然豈文公襄公之烈猶存而盾遽畏楚乎哉齊崔杼伐魯北鄙魯公患之孟公綽曰君何患焉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旣而果不爲寇齊師徒歸夫崔杼所用蓋卽盾之餘智也特杼親射其主而盾則假手乎人耳三傳不察遂欲以不討賊者原盾臯抑知盾之造謀也久矣與崔杼同臯而異其罰豈足爲春秋之法耶吾嘗論之自古悖亂之臣未有不合一轍者也劉裕旣入關中可以速得志於西北矣而自謂根本未固遽引兵東歸是時逆跡猶未形也然崔浩則先知之以告

卷一

十三

魏主浩之善料事亦何減於公綽之料崔氏哉今夫功利之在目前也是下愚之所昧而中智之所爭也有人於此不貪近功不邀厚利其人苟非大美則必爲大惡若趙盾侵鄭而不戰崔杼伐魯而不寇劉裕至關中而不復西畧此皆大惡無疑也蓋其所欲者益深所圖者益狡則凡目前之功利舉不足以入其心而動搖其志惜乎侵鄭之時列國卿士大夫無一人如魯之孟公綽魏之崔浩能逆闕盾之本謀者可歎也然而邲之役荀林父不欲戰則先穀不從鄆陵之役士燮不欲戰則欒

武子不從顧盾將去楚而其眾莫敢與之抗此又盾之積威足以劫之也夫

春秋作邱甲解

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邱甲所謂邱甲者惟杜氏與胡氏傳所說爲詳謂長轂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此甸所賦今使邱出之是杜氏說也謂一邱所出十有八人積四邱始具一乘今使邱出一甲一甸之中其百人爲兵是胡氏說也按周制四邑爲邱四邱爲甸每甸出戎馬四匹牛十二頭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卷一

十一

以其數計之一邱凡十六井得一百二十八家一甸凡六十四井得五百一十二家以甸所出均之四邱則是每邱一百二十八家共出卒二十三人牛三頭甲士則一人不足戎馬則一匹有奇也如杜所說竊疑一百二十八家之中每家不及數口而老幼羸弱婦女半之顧欲使出兵車一乘其數太多而其增賦亦太驟故先儒以胡氏說爲允胡氏依司馬法立說蓋舊制四邱出三甲三甲爲七十五人今四邱出四甲四甲爲百人是一邱加二人當出土卒二十五人也但未知戎馬兵車之

賦併增與否故曰未知其所作者三旬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是胡氏之說長也

大夫置後解

古者大宗而無後也則爲之置後小宗則否夫小宗猶不得置後況支庶乎子夏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然則族人而無後也其遂不祀矣乎曰不然也孔子曰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雖不置後可也然則有大宗之家焉有小宗之家焉祭者將奚從曰視其祖故

卷一

西

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此之謂也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然則大宗其遂絕乎曰如之何而絕也弗後殤者而後殤者之祖祔則大宗故有後也傳曰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然則大夫而非大宗也亦可以置後乎曰非是之謂也公子有宗道焉大夫亦然庶姓而起爲大夫則得別於族人之不仕者禮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大夫獨非大宗與然則大夫與公子若是班乎曰然公子不敢援諸侯故公子爲別子

大夫之族不敢援大夫故大夫亦爲別子也如之何其  
可無後也子夏曰適子不得後大宗然則莫尙於大宗  
矣奚爲不使適子後之也曰以其傳重也古人敬宗而  
尊祖禰適子者繼祖禰者也故不可以爲人後也然則  
無宗支適庶而皆爲之置後今人之所行古人之所禁  
也不亦大悖於禮與曰此禮之變也蓋自宗法廢而宗  
子不能收族矣宗子不能收族則無後者求耐食而無  
所其毋乃驅之爲厲乎故不得已爲之置後也變也然  
則今之置後者必親昆弟之子次則從父昆弟之子其

於古有合與曰不然也禮同宗皆可爲之後也大夫有  
適子則後適子有庶子而無適子則卜所以爲後者如  
衛之石祁子是也況無子而爲之置後其有不聽於神  
乎吾是以知其卜也卜之則勿問其孰爲親孰爲疏可  
也是可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也作置後解人  
喪服傳繼母如母章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  
母同故孝子豈敢殊也汪子曰繼母亦母也謂之如母  
本非骨肉與因母有辨故也先儒云繼母何以如母明

其不同也是同之中有殊者存焉或問父在則皆服齊  
衰期父沒則皆齊衰三年矣於禮亦有不同者與曰有  
之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  
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此不同者也母出則爲  
母服期繼母出則不服父歿母嫁亦服期繼母嫁不從  
則不服此又不同者也喪禮如母者二繼母慈母是也  
是則繼母與慈母無等差也三年之喪於禮爲加服非  
正服也今律文凡適繼慈養母殺子孫者加祖父母父  
母一等注云視親母有間故也大哉聖人之律不亦與  
禮服相發明與然則史糜有言繼母與己無名徒以親  
撫養已故亦喪之如母信如是也設有前妻之子不爲  
繼母所撫甚則如孝己伯奇之屬將遂不之服乎曰何  
爲其然也非出也非嫁也孝子緣父之心不敢不三年  
也先儒謂子當以父服爲正父若服以爲妻則子亦應  
服之故曰與因母同也由是言之不敢殊者孝子之文  
也其不能不殊者孝子之情也禮稱情立文是豈足以  
概孝子與

斬齊大功小功總麻五服之服通謂之衰雖弔服亦謂之衰鄭元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又五服之衰一斬四緝三山楊氏喪服圖衰裳之制五服皆同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惟子爲父母用之旁親則否此先王之禮然也蓋衰之爲言摧也明孝子有哀摧之心也夫哀摧之心凡在五服中者莫不有之奚獨孝子亦曰孝子之於父母視旁親有加戚焉非謂旁親而遂可以不哀摧也然則五服之服通謂之衰宜矣顧近世士大夫自大功之喪而下舉無有服衰者皆非知禮者也按喪服傳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無受或牡麻經纓布帶有受小功布衰裳燥麻帶經或牡麻經又記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又裸記功衰食采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此大功小功爲衰之明驗也鄭元云總麻布衰裳而麻經帶又周禮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此總麻爲衰之明驗也自朱子家禮明集禮孝慈錄莫不仍之顧律令大功以下言服不言衰非不爲衰也省文也士大夫亦無有服功衰總衰者此近世薄於旁親而然夫豈先王之制與

喪服襍說五則

禫

禮問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鄭元謂二十五月大祥祭中猶間也大祥之後間一月禫祭故主二十七月三年間父母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檀弓祥而縞是月禫故王肅又謂祥禫其月鄭王皆本於禮而二義不同其徒往往相難晉初用王肅義遂以爲制宋永初元年黃門侍郎王淮之上言王義惟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鄭義宜順人情使朝野一體是

卷一

五

後遂皆以二十七月爲斷矣按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杖期猶祥禫間月豈三年重服而不可用期喪爲準乎春秋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蓋僖公之喪至是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氏譏其喪娶由此言之固當從鄭義無疑先儒謂遵鄭者過禮而重情遵王者輕情而反制斯乃孰爲孝乎其說是也又范滂父曰禫祭名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黻服三日然後祭此不經也按禮禫而纖纖非禫字之義及觀漢文帝遺詔纖七日師古曰纖者禫也則其誤已久矣說文禫字從示從覃除

服祭也釋名孝子之意澹然思慕益衰也宜辭水香

爲妻禫

禮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此指杖期而言故鄭元謂父在爲母也又禮爲父母妻長子禫又期終喪不食肉飲酒父在爲母爲妻又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蓋妻喪皆與父在爲母同故先儒謂爲妻亦十五日而禫也後世妻喪不禫則已夸於旁期矣

心喪

卷一

九

戴德喪服變除曰天子諸侯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其母大功哭泣飲食思慕猶三年賀循喪服要記凡降服旣降心喪如常月劉智謂小功以下不稅乃無心喪又陳沈洙議元嘉立義心喪以二十五月爲限惟王儉古今集記終二十七月爲王遂所難何佟之儀注亦用二十五月無復心禫云云是則心禫可廢心喪不可廢也宋服制凡如適孫祖在爲祖母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母之類皆許解官中心喪三年蓋猶遵用前代制也自明以來此禮不行久矣當亦士大夫所宜講求者

閏月

春秋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曰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畧也穀梁曰不正其閏也范甯謂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公穀二義不同白虎通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日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晉宋之間喪遇閏月諸儒紛紛聚訟隋開皇初太常卿牛宏奏三年及期喪不數閏大功以下數之以閏亡者祥及忌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由是歷代以來遂爲定制又按春秋襄二十八年胡氏傳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日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喪服不數閏也又蘇氏集解葬景公喪不數閏譏齊以閏月葬也蓋皆從穀梁說公羊云云非是

變除

古人之於喪服也至纖至悉而於三年之喪尤加慎焉是故三日而成服三月而葬則有受衰服葛經至於小祥則除首經服練冠練衣黃裏線緣繩履無絢至於大

祥則除衰服斷杖服縞冠素紕麻衣白屨無約蓋孝子之哀以次而衰則其服亦以次而變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則記者譏之以爲蚤也唐開元禮練縞皆如儀而受衰廢矣明集禮倣家禮行之益不能盡合乎古而小祥祭前一日陳練服大祥陳禫服猶有禮之遺意焉又按練衣鄭元謂爲中衣孔穎達謂此非正服也以承衰而已溫公書儀及家禮皆既練去負版辟領衰頗與禮異其說未知何據

袒免辨

卷一

五

宋儒程子泰之嘗辨袒免謂免如字不當如鄭氏音問予始愛其文久而考之禮經則程子所辨未合也程子曰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于則曰布廣一尺從項交領而卻繞於紒是固不成其爲冠也鄭氏亦未嘗以冠名之也程子曰解除吉冠之謂免如免冠之免于則曰此非禮經意也禮禿者不免謂其無紒可繞故不免也又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洵如經言則不止於不冠而已如之何借免冠以爲釋也程子曰衰經冠裳俱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經莫得

而記予則曰經文有之矣程子未之詳也禮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是免用麻也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是免用布也布與麻者免之制也其可謂之無其制與程子曰禮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是冠與免對也故得以免冠爲免子則曰非也冠與笄對免與髻對者也髻不止於除笄而免獨止於免冠乎左傳韓之戰秦穆公獲晉侯穆姬登臺履新使以免服衰經逆則免之有服審矣程子又釋喪小記曰父母皆應以麻括髮

卷一

三

而古禮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而特言免以明之于則曰此又非也經文上言括髮而下言免則免與括髮不同不可以合釋之也有免而括髮者焉母喪是也有免而不括髮者焉屬及五世之喪是也程子復終言之曰予疑鄭氏故著此以待博而不惑者折衷之予則曰甚矣程子之好學也雖然鄭氏之距古遠矣程子與予之距鄭氏也又益遠先儒之立言也雖不能無醜駁而其音釋必有所師承未可遽以爲疑也幸而程子尙有所待故予得發其臆說如此予非博者也蓋能信經而不

惑者也

父卒未殯適孫爲祖服辨

禮父在爲祖期父卒爲祖後者服斬此喪服傳之明文也後儒若賀循徐廣之徒乃言父亡未殯而祖亡適孫不敢服祖重謂父屍尙在不忍變於父在也愚竊以爲不然禮殯而後成服父旣前卒則先成父服而後成祖服當其成祖服之時父屍已殯矣夫何不敢服重之有祖無適子而猥云不忍不忍於父而忍於其祖則父之心能安父之目其能瞑耶爲長子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是父生存已許其子傳祖父之重矣及其歿也適孫顧不敢申祖服然則主祖之喪者當誰屬乎將遂無主乎抑別立支子而爲之主也其於傳重之義失之遠矣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待後事禭記有父之喪如未歿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則旣穎其練祥皆行由是言之父卒尙不得以餘尊厭母安有適孫爲祖而不敢服重者哉然後知賀徐皆妄說也庾蔚之言賀循所記謂大夫士又非也爲祖後者自天子達士庶皆同則其服

不得有異

妾無服辨

儀禮貴妾總而律文無之今之卿大夫宜何從予應之曰從律何以知其宜從律也古今之制不同有從重服而改輕服者有從輕服而改重服者有從有服而退爲無服者有從無服而進爲有服者自唐以來損益儀禮多矣而欲取久遠不可考之文以自附於好古乎荀卿氏曰法後王是不可不深講也今之卿大夫不然舉凡服其餘親莫不兢兢令甲而莫之敢越而獨於其妾也

卷一

一

則必秉周禮毋乃暱於所愛乎哉有難者曰母以子貴非與曰非是之謂也諸侯弟姪媵之子得立則國人從而尊其生母故存則書夫人歿則書薨書葬書小君皆得視其適此春秋之例也然則妾之子而旣貴矣天子且許之貤封而家長可不爲之制服乎曰天子自貴其卿大夫之母家長自賤其妾律令之與勅也誥也是皆出於天子固並行不倍者也或又難曰律文得毋有闕與曰國家辨妻妾之分嚴嫡庶之閑其防微而杜漸也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又何闕文之有且吾考諸儀禮則

曰大夫爲貴妾總考諸喪服小記則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總儀禮不言士妾小記不言大夫妾而唐開元禮則皆不爲之制服宋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與前明孝慈錄亦概未之及也蓋妾之無服千餘年於此矣今使家長之爲大夫者爲之服總則眾子之爲士者當如之所生子爲父後者亦當如之其父在者當爲所生母大功顧已之服其妾也則從儀禮總而命眾子與所生子則又從律文或齊衰杖期或斬衰三年是於古今之制胥失之矣嗟乎非天子不議禮若好古而不純乎古守今而不純乎今是則自初爲禮也吾故曰不可不深講也

喪服或問二十四則

繼祖母

或問禮與律有繼母而無繼祖母之文然則繼祖母不當服與曰非也言祖母則繼祖母統其中矣蓋繼祖母與庶祖母有辨繼祖母之歿也祔於廟而庶祖母不祔夫既祔於廟爲之孫者方歲時饗祀之而可以無服乎故曰言祖母則繼祖母統其中矣

庶祖母

或問庶祖母宜何服曰其袒免乎禮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何庶祖母服之有然則律文服庶母期矣顧亦無庶祖母服者何與曰疏也無恩也是則爲之袒免可也

夫之本生父母

或問禮爲舅姑齊衰期故爲本生舅姑大功今律文旣易期爲三年斬矣而獨於夫本生如故其降等不太甚與曰不然也兄弟之子服伯叔父母期則爲人後者服本生父母如之兄弟之子之婦服夫之諸父諸母大功則夫爲人後者服夫本生亦如之此固相準而制服者也律文未嘗與禮異也何降等太甚之有

卷一

妻

繼姑

或問禮無繼姑之服何也曰非無服也先儒謂子當以父服爲正父若服以爲妻則子亦應服之此可類而推也傳曰婦人旣嫁從夫夫者婦之天也夫旣以爲母矣婦其敢不以爲姑乎然則從夫而服又何惑焉

舅妻

或問舅妻何以無服也曰由父而推之則有父族之服由母而推之則有母族之服姑之夫不可以爲父族舅

之妻與從母之夫不可以爲母族者也禮絕族無施服其此之謂與

庶母

或問均父妾也必有子然後爲庶母何也曰父妾之男吾謂之昆弟矣其女則吾謂之姊妹矣昆弟姊妹之母猶吾母也故謂之庶母舍是則不得被此名也是以爲吾庶昆弟姊妹之母則服不爲吾庶昆弟姊妹之母則不服

繼父

卷一

三

或問律文繼父同居而兩有大功親者爲之齊衰三月借令一有大功以上親一無大功以上親則如之何曰小記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爲異居疏謂此子有子亦爲異居也然則律文雖與禮不同而其義卽皆有主後者也或問果應服乎曰父不當繼繼父亦不當同居而禮與律有同異居之別此服制之變末世之不得已也亦爲人子者之不得已也

前母之黨

或問先儒言前母之黨當爲親而不言其服何以無服

也曰禮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宗無二統外氏亦無二統前母之子不服後母之黨則後子不逮事前母者亦如之也禮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前母既亡如之何其有從服與

繼母之黨

或問繼母如母何以不服繼母之黨也曰鄭元謂外氏不可二也庾蔚之亦謂若服繼母之黨則亂於已母之出故也禮慈母與繼母同喪服小記曰爲慈母之父母無服則其不服繼母之黨宜也嗟乎爲人後者言若干

卷一

天

繼母言如母夫謂之如與若者蓋其父母之文同而情則異者也故不得已而爲繼母之黨服虞喜謂縱有十繼母惟當服次其母者之黨此說殆近是矣

生母之黨

或問禮有庶子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之服而律文無之何也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之妾出於買者少而爲娣姪媵者多若後世之爲妾者皆庶姓也其父母兄弟姊妹往往有不可考者律文不爲之服蓋以賤故緦也然則庶子之服其生母也今且與適母同矣夫使伸其私

於母而獨細於母之黨母乃稍失倫與曰非也小不可加大卑不可陵尊賤不可干貴聖人之立制也姑以此示適庶之閑焉此律文之微意也故庶子得爲適母之黨服而不得爲生母之黨服鄉先生姚文毅公亦以無服爲善也

夏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

夏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

夏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

或問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子游言大功子夏言齊衰而唐開元禮降從小功三者不同然則宜何服曰律文無服此宜從律者也禮同父母之昆弟期同父異母之昆

卷一

五

弟大功因母既嫁則與宗廟絕矣彼既自絕於宗廟則其子之爲父後者猶不爲之制服顧可使同母異父夷於同父異母之服乎禮繼母可以如母繼父不可以如父故繼父不同居者無服而獨爲異父者大功其失禮意明矣子夏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堊人曰父母何算焉使同母異父而爲之服此知母而不知父者也與禽獸何以異與然則齊衰亦非子夏之言也記禮者之臆說也

妻母

妻母

或問明孝慈錄注妻母之嫁者出者皆服總然則果應服乎曰否嫁母出母爲父後者猶無服何有於妻母之出且嫁者乎厚於妻母而薄於已之所生其非先王之意也明矣律文無服是也

君

或問漢魏屬吏皆爲州郡將服君與舊君之服而唐以後無之何與曰漢魏之制州郡皆得自辟其屬雖服此服可也後世一命以上無不請於天子受天子之爵食天子之祿州郡不得而臣之也州郡旣不得而臣之則

卷一

三

品秩崇卑雖異皆其比肩事主者而又何服焉

朋友

或問禮言朋友麻而律文無之何也曰吾聞之同門爲朋同志爲友古之爲朋友者其將與之交也則有始相見之禮其旣與之交也則有終身同道之恩蓋慎於初而厚於繼也如此夫惟始慎之繼厚之故歿則哭於寢門之外加麻三月今交道廢矣彼之憧憧往來者飲食而已耳博奕笑語而已耳有善不相勉有過不相規此則孔子謂之所知曾子謂之相識者也非朋友也而顧

欲爲之加麻不已重乎夫朋友之服不在五服之內故律文略之後之學者緣情義之淺深厚薄而加哲衰焉可也

師弟子報飭

或問師弟子何以無服也曰昔者孔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子而無服子貢請喪孔子若喪父而無服今之爲師爲弟子者其視夫子子貢何如而遂相爲服也先儒謂師不立服不可立此說是也然則弔服加麻出入常經者非與曰昔者朱文公之喪黃文肅公爲其師加麻制

卷一

至

如深衣用冠經何文定公之喪王文憲公服深衣加帶經冠加絲許文定公薨蒲人王楫衰經赴葬司賓者辭曰門人衰禮與楫曰吾師也術藝之師與賓主之師與吾猶懼乎報之無從耳由是言之後世有人師經師如朱何許三先生者夫亦可以用此服矣

衰負版辟領

或問衰衣之有衰負版辟領也果獨爲父母用之與曰否經傳無明文鄭元之注賈公彥之疏亦然如曾孫爲曾祖父母也適孫祖在爲祖母也爲人後者爲本生父

母也是皆難以旁親例者也其遂可不用衰負版辟領與家禮之與儀禮圖說蓋各發明注疏而猶各有所未盡也吾故謂齊衰必當有二式

發疑文杖平爲父母者乎

或問禮無爵者非擔主不杖然則庶人居三年之喪亦有不杖者與曰無之古人之居喪也哭踊無算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如是則無不病者故曰非擔主而杖爲輔病也夫安得有不杖者與今人之居喪也哭泣不哀飲食居處如故其違禮也

卷一

三

多矣而又逆億古人之不能病不亦悲夫

婦人衰

或問婦人可以不衰乎曰不可服以飾情情貌相配吉凶相應故衰之爲服所以表中誠也婦人者何獨不然由是言之是雖旁親猶不可以不衰而況妻爲夫妾爲家長女子子爲父母者乎

婦人杖

或問婦人可以杖乎曰婦人之不杖也傳謂其不能病故也假令衰毀而能病則聖人許之矣豈遂禁其以

杖卽位乎然則傳也喪服小記也或言杖或言不杖者蓋兩相發明也或又問婦人謂童女孔穎達之說亦可信乎曰不然也婦之言服也服事其夫也非未嫁女子之稱

### 改葬

或問禮改葬總鄭元謂三月除之而明集禮既葬釋服何以不同也曰集禮釋總服者謂釋其衰麻耳下文素服云云則猶未敢卽言也是故吾從三月

### 過時而葬

或問過時而葬宜何服曰禮久而不葬者主喪者不除夫久而不葬人子之過也其可以不衰經乎哉又禮爲兄弟旣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兄弟且爾而況於人子乎是故吾吳人之葬其親也緩然其儀文猶必視其初喪蓋不失禮之遺意者也

### 變除

或問古者旣虞則服受衰旣練則服練冠旣祥則有大祥之服其變除也匪一而近世俱不行何與曰練禫之服明集禮會典有之品官與庶人皆同然而莫之行者

非令甲之疏也此世俗不學之咎也

命赴

或問古之卿大夫之喪主人必命赴者然則吾吳人之有赴也亦猶行古之道與曰否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彼不知生不知死而吾往赴之非禮也

喪主

或問喪必有主與曰禮喪有無後無無主然則孰爲之主曰惟冢子與其婦禮所謂主人主婦是也支子不在列與曰雖在列而不敢主之也何爲其不敢也曰非傳

卷一

壽

重也曾子曰喪無二孤此之謂也親戚故舊亦何主與曰可古者喪必赴赴必哭哭則必有弔者孔子之哭子路也身爲之主其哭伯高也使子貢爲之主皆是也然則父母之喪可使他人主之與曰不可禮父不主庶子之喪夫不主妾之喪舅不主諸婦之喪妻之黨不主姑姊妹之夫之喪吾未聞執親之喪而使他人主之者也無主後則如之何曰有攝主禮大夫而無主後宗子爲士者可攝也宗子爲士而無主後大夫可攝也何爲其使大夫攝曰公子有宗道焉非宗子而特起爲大夫者

亦有宗道故也無宗子則又如之何曰無宗子是無族也禮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主之無有則里尹主之是攝主之變也然則今之吳人之有喪也或使同姓士大夫護之赴告必厠名其間其殆古之攝主與曰是與攝主不同護喪之名不見於經朱子家禮使子若弟知禮者爲之有喪事則必稟之前明集禮則兼用孫吾未聞士大夫而執弟與子孫之役者也雖謂之非禮可也

不審論

國家之兵論

卷一

壹

國家之禍未有不由於兵者也非兵之不可用用兵而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此禍之所自伏也夫可否成敗既有所不暇審計而又數用而不知止故勝亦爲禍不勝亦爲禍前世亂亡之主其出於此者多矣試畧得而舉之唐莊宗與梁相拒於德勝楊劉之間經百戰而僅滅之一旦李嗣源叛合於趙在禮蒼黃夜奔死於絳霄殿下此勝而得禍者也秦符堅舉步騎八十餘萬號一百萬以伐晉自謂投鞭可以斷江流及洛澗之役陽平公死歸而鮮卑與諸羌皆叛之卒爲姚萇所殺

隋煬合十二道師再征高麗一敗於平壤而楊元感遽反黎陽羣盜四應卒釀江都之變不數月而隋遂折入於唐此不勝而得禍者也由其始而觀之是三君者皆所謂梟雄人傑也及其兵敝於外民困於內情迫勢屈雖以左右近習與厠養奴隸之人皆得奮起而與之爲難至於身死國滅而天下後世卒莫之惜者此其故何哉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數用兵而不止之明效也蘇氏嘗有言曰勝則變大而禍遲不勝則變小而禍速吾獨以爲勝亦禍不勝亦禍雖勝敗之數不同而其亂亡一也漢高帝不取尉佗而以遺諸孝文宋太祖不取太原吳越而以遺諸太宗惟其取之也愈遲故其得之也愈牢固而不可解不過稍緩歲月之間而其道遂出於萬全此漢宋之所以久安長治與有人於此苟能節其飲食起居使無心腹之疾則雖有創痍爲患亦可不藥而自治如不能忍其搔爬痛癢思欲以金石慘烈之劑投而去之於是病不在四肢而且中於膏肓矣可不戒哉

古之謀國者不難於受敵人之降而難於善其後無以善之則降而復叛叛而潰敗天下者多矣是以帝王之制降將也必先解散其黨與經畫其土地明去其爲亂之資而陰剿其爲惡之志初不敢用高爵重賞以示姑息於彼故雖受數百萬眾之降而未嘗有後患誠其慮之者周防之者密而駕馭之術得也昔安史之亂薛嵩田承嗣旣降唐矣而代宗授以一鎮遂失河北廣明之亂朱全忠旣降唐矣而僖宗又授以一鎮遂浸淫及於弑君而夸唐宗廟此其故何也夫三人皆盜賊之梟雄

非明於順逆竭忠誠以圖後效者也方其來降得毋出於智盡能索不得已而思所變計以苟一時之生與使二君者果能抑其爵輕其賞而得所爲駕馭之術則彼雖欲魚然特一匹夫之力可以驅而縛之如狔犢耳惟其慮之不周防之不密無故而資以山川之險甲兵財賦之利使彼有所恃以爲暴辟猶縱猛虎於山林欲保其垂首貼尾終身不復噬人亦必不得之數也已昔劉盆子率其眾降漢先遣使請於光武曰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之以不死耳夫以盆子宗室之胄乘間起義本

非光武之叛人而其臣下又皆悉心聽命是宜有爵賞以慰安其意然漢之所以待彼者止於如此則駕馭降將之術從可知矣議者或謂曹操降許攸而不疑李愬降李祐唐莊宗降康延孝而重用之卒賴以成功不當使降將失職怨望此大謬也如許攸李祐與康延孝者非敵中之下僚卽其冗職未嘗有腹心羽翼之寄也故示之以義則知歸而感之以恩則知勸議者不察乃欲舉三人之事望之薛嵩田承嗣朱全忠盜賊之徒其爲計亦左矣善乎陳亮之論降將曰將者天下之所難御者也御之必以術而況於降將乎吾故備著其說以爲後世鑒

名論

人主之治天下者誠也而有術行乎其間誠者所以示人可信術者所以示人不可測惟其可信故能必人之樂從惟其不可測故能驅天下之士大夫奔走於中而莫之覺今夫爵祿金帛所以駕馭士大夫者也然而貴之以爵祿則天下有不慕爵祿之士富之以金帛則天下有不戀金帛之人如屠羊說申包胥魯仲連之屬是

也使爲吾臣而萬一類是數子者以爵祿寵之而不從以金帛私之而不聽則吾駕馭之具不幾窮乎蓋嘗思之士大夫之好名甚於其好富貴人主欲因其所好而用之於是不得已而始出於名之一途以警其心而振作其志氣此豈徇名而遺實哉所謂術也然而世之詰責沽名者曰吾惡其矯激也不則曰吾疑其詐僞也夫矯激詐僞誠不能保其必無然欲以此概天下之賢士大夫則過矣且夫爲善而不求名者上也顧名而不得不爲善者次也不知名之可好而肆然行不義者小人

卷一

堯

而已以人主之權果盡得不求名之士而任使之則何所慮焉然其勢既有所不能而又無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將見其賢者必飄然遠去而不爲吾用其中材者亦將廢然自合於流俗而蒙垢忍辱以希旦夕之利則國家所得盡小人耳人主亦何樂於小人而與之共富貴哉名者實之所從出也士大夫好廉潔之名則必不敢貪污矣好退讓之名則必不敢忿爭矣好犯顏死節之名則必不敢覩面以媮生矣人主苟惟名之是徇固不能無矯激詐僞之敝使姑勸之以名而徐課其

實以神吾術於不可測則又何患焉吾嘗謂好名之士  
大夫不惟可與圖治亦可以救敗漢末之亂使孔融荀  
或尚在則曹操決不能亡漢唐末之亂使裴樞獨孤損  
之徒尚在則朱全忠決不能篡唐惟其有小人者陰陽  
猜忌其間悉羅織而貶且殺之故漢唐遂從而亡嗟夫  
士大夫之氣猶鋒刃也礪之則易以銳而挫之則易以  
折如其無術焉爲之駕馭而又以沽名挫之此國家所  
以敗亂相屬也

卷一

早

夫夫之氣猶鋒刃也礪之則易以銳而挫之則易以折  
如其無術焉爲之駕馭而又以沽名挫之此國家所以  
敗亂相屬也

陳友諒論三家文鈔選錄

術家之言多奇而幸中昔興王固嘗有之而姦雄亦間託焉彼相墓云云得毋陳氏欲借以惑眾與不然知其與不知其亡卒陷友諒僭逆致不良死其言不亦妖乎

方谷眞論

小說家謂谷眞故佃富人田乘閒醢田主貯瓮中遂以倡亂信如此亦倍義甚矣然且不忠於元不信於明顧太祖殺陳有定而賁谷眞其視漢祖之待丁公季布相距得毋遠乎抑果表文懷惻足以動帝心也國珍稱谷眞者蓋以降後避明諱云

卷一

聖

李仕魯論

甚矣哉佛教之惑人也英武如太祖猶不能納仕魯讜論且加慘殺焉況欲以止輦愉顏望諸中主而下乎嘗考蔣山之爲法會也天子親屈萬乘之尊皮弁搢圭率公侯百官臨幸筵坐樂舞並作偃僂奠獻傳會者至謂佛光夜見天雨娑羅樹子夫亦近於不根矣於時朝多巨儒率莫能救止而宋濂又侈以詩若文至謂普拔幽冥感動天地噫此儒者所不道也

鈍翁文錄卷二

嘉興金吳瀾臚青甫選刻

問

復讐或問 并序

人有其父以威逼故死而其子不復讐者汪子痛焉作

或問

或問據律殺人者死而顧許人子之復讐何也答曰諸凡國法所不及加與有司所不得而執者不許其復讐則無以禁亂除暴也然則爲人子而不復讐其亦有辜

卷一

與曰此則惡逆之甚者也律文雖無義例然吾於經見之矣春秋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爲無君故書曰趙盾弑其君君父之讐一也不討弑君之賊謂之弑不討殺父之賊獨不得謂之弑乎問者曰律之論殺人也或爲誤殺或爲謀故殺或爲威逼殺其法輕重不倫安得一概復之與答曰律文有四殺者聖人原情定臬以示不忍用刑之意所謂甯失不經是也若人子則何暇論此儻以爲謀故則當復威逼誤殺不當復此豈律文所有乎聖人之制律也仁之至義之盡者也然不爲人分別是

條者恐傷孝子之心而導人爲不善故也今世俗於律文所得行者舉皆弃而不肯行而吾子又從律例之外曲爲之說以寬其惡逆不幾天悖聖人之教乎哉且彼之不宥復讐者非盡忘其讐也內顧其身外牽於妻子不得已而覷顏隱忍以至此也嗟乎身與父孰重妻子與父孰親情有不能兩遂勢有不能兩全雖忘其身舍其妻子可也今夫禽獸猶有愛其父者行路之人聞人無故受禍猶有咨嗟太息憤懣而不平者若身親其子而漠然不顧又因之以爲利是殆禽獸之不如而以行路視其父也吾故曰惡逆之甚者也然則孤寡羸弱有必不能復父讐者奈何曰此固宗族昆弟之所得助也子夏問於孔子曰居昆弟之讐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居從父母昆弟之讐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此正與律文相合所謂辜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是也然而宗族昆弟皆聽命於主人者也主人欲復讐則皆得起而助之如無其心雖有勇敢好義者亦止於拊膺搯擊而無如之何也問者又曰古人分仕諸侯之國故有朋友及從父兄弟之讐在齊則去而之魯

在齊魯則去而之秦之楚之晉之衛後世立一朝事一君將安所去諸答曰有不幸而直此者出則不與同官處則不與同州里終身不相見可也此亦經之遺意也

師道或問 并序

自師道不立而吾吳人之言師者遂謂經不必其盡明道不必其盡修得非邪說之惑人與信如是也是便於小人而據師席者也予既有論師道一書乃復作或問以廣其意

或問吾子之辨師道也詳矣先王之世舍庠序學校之

卷一

三

官子弟其遂無師與予應之曰古者家不異教國不殊俗未有各延一師者也然則章句訓故亦學官授之與曰然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此非官之職與古之爲學也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自幼習之及其成人而有君子之行舉皆官之所教育也或問曰事之宜何如曰記有之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以問終則負牆此可類而推也至於就養心喪吾未之前聞也然則檀弓所說非與曰是固曾子子貢之徒所以事孔子者也聖人百世之師說者

謂道之所在故嚴其禮如此世之挾書而坐者苟無其道其不能當此禮也決矣或又問曰今之世非古之世也所謂經師人師者不其難與予應之曰君子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夫博聞彊識其亦近乎經師矣不怠善行其亦近乎人師矣世無孔子吾擇其次者而師焉可也不然記聞之學不足以爲師而況經之不明行之不修者乎故曰擇師不可以不慎也若夫童子之師非吾所謂師也昔韓氏師說蓋亦嘗云爾然則將遂與之抗與曰何爲其然也先王之世以少事長以卑事尊未有不隅坐隨行者也故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彼旣我童子師矣斯其長於我也不十年二十年不止也循循然坐必隅行必隨是固古者以少事長之禮也奚其師師之爲言漢孔氏曰法也宋曾氏曰正已而使觀之者化也無所可法無所可觀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者是荀卿氏所謂俗儒者也奚其師

爲後或問

或問吾子之立子筠後也必埃蘭詒有子果從禮乎抑

從律乎曰於禮當從祖耐食不當置後某蓋從律者也  
律文有之凡無子者許以次第承繼先儘同父周親蘭  
詒非筠之同父與何以豫知蘭詒之必無子而某之必  
無孫也或問蘭詒尙幼埃其有子得毋少遲矣乎曰律  
有許立之例無不許遲立與不立之例也今吾先祖考  
之祭祀與子筠之喪葬不廢而又無臯於律是雖遲之  
以至蘭詒之有子非過也其何不可之有或問立愛立  
賢世俗蓋嘗云爾夫亦可以訓乎曰此律文也非世俗  
之臆說也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工商之子恆  
爲工商使後士大夫而得蠢愚不肖及農工異業之子  
則與化爲阜隸者不殊也故律文竟之曰凡擇立賢能  
與所親愛者不許宗族以次第告爭是也然則獨子不  
爲人後果亦合於律乎曰律文雖無明例請得以禮斷  
之禮適子不得後大宗先儒謂此小宗不可絕之明文  
也夫自絕其後以後他人傷化敗教莫甚於此此聖人  
之所禁而又何惑焉至於子筠則非宗子比也揆之於  
禮審之於律是雖不爲之置後疑若無臯者然其何不  
可遲之有或問自子之先君以至子筠三世皆適長也

何以不爲小宗曰某在也某在而使筠得稱宗子則是  
蔑其生父也是故於禮爲適爲長不爲宗謂繼嗣也  
辨吳越無伯辨則文獻其自受補而莫  
五伯之稱始見於左氏傳絕無名號可考荀卿子乃以  
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句踐當之後之學者或黜吳  
越易以秦穆宋襄其說謂吳越夸狄不當有伯然則秦  
爲西戎楚爲南荆亦夸狄也何以遂得與於齊晉之列  
乎荀卿子距孔子世未遠其說必有據依恐未可盡廢  
也予聞春秋之法諸侯入於夸狄則夸狄之如杞邾是  
也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如吳越秦楚之類皆是也而顧  
獨黜吳越夫豈孔子意哉且吳越亦非純乎夸狄者也  
吳固秦伯之後於姬姓爲長而越亦禹之苗裔也杞既  
微矣是當與陳若宋同備三恪於周者也不幸此二君  
者介在鼃鼃魚鼃鼃之鄉宜其自安乎僻陋而莫之  
能奮矣然猶內恃富強之資外託尊攘之說以爭衡中  
國而自達於天子其得黜之以非伯乎故謂闔廬句踐  
不及與於五伯之數則可謂不當爲伯則不可晉自景

公始通吳而悼公尤汲汲於與吳爲會欲借以撓楚劉  
文公合十有八國之師於召陵而莫能救蔡卒之入郢  
者闔廬也然則吳之有功諸夏不爲不多且久矣其國  
中之賢者如言偃旣已登孔子之堂而延陵季子又爲  
孔子所重則吳且儼然衣冠禮樂之邦而可以夸狄黜  
之邪晏子至吳吳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愀然者三曰  
臣受命將使於吳不佞而迷入天子之朝敢問吳惡乎  
存於是夫差遂見以諸侯之禮吳晉爭盟晉令董褐對  
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君若無卑天子而干  
其不祥而曰吳公敢不順從夫差許諾予然後知吳之  
從善而好禮也故雖孔子亦嘗從而大之越爲吳讐吳人  
入越而不有其地使其後不誅子胥與公孫聖不受宰  
嚭之讒則是舉也雖鄭莊之封許楚莊之封陳晉文之  
復曹衛何以加此惟其不終而被夸於強敵故口實者  
至今不絕不亦過乎予不忍吳之見誣故并論之

辨公孫龍子

勝國之末吳中異學繇興有謂孔子獨傳道於弟子公  
孫龍者遂奉公孫龍子數篇以緝曾子噫何其謬也殆

王制所謂行僞而堅言僞而辨者也雖其說誕妄或不  
足以惑眾然而吾不可不論按史記仲尼弟子傳龍字  
子石家語以爲衛人鄭元又以爲楚人已莫知其真追  
論歲月決非趙之辨堅白同異者也龍少孔子五十三  
歲年表孔子卒於魯哀公之十六年是歲周敬王十四  
年也龍年二十歲至周赧王十七年是歲趙惠文王元  
年封公子勝爲平原君距孔子卒時已一百七十九年  
矣龍若尙在當一百九十八歲得毋爲人妖與平原君  
傳君厚待公孫龍及騶衍過趙言至道乃絀龍史明言  
龍辨害道而顧倡爲孔子傳道之說何其謬也又孔穿  
嘗辨龍所謂臧三耳者穿則孔子六世孫其世系明白  
可考而龍與穿同時顧得見其六世祖邪其必不然也  
審矣且孔子之門畔孔子者眾矣諸弟子之後或流而  
爲荀卿或流而爲莊周禽滑釐紛紛籍籍皆異學也龍  
堅白之辨悖又甚焉使果嘗受業孔子果老壽二百年  
不死則孔子復作亦當不免於鳴鼓之誅況可推爲傳  
道者哉莊周曰桓團公孫龍辨者之徒能勝人之口不  
能服人之心然則龍特辨士當時不謂之知道龍亦未

嘗以道自詡也故吾謂春秋六國間當有兩公孫龍決  
非一人其傳道云云此吳中無忌憚者之言絕無據依  
者也劉歆七略公孫龍子十四篇在名家又莊周謂惠  
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或謂秉卽龍也蓋其字  
子秉并附之以族考

說

文與也字說

同邑文子點以其字與也來請於予曰此先文肅公之  
所命字也點少而失學不能通知孔子與點之義願先

卷一

九

生爲之言使得誦先生之訓以無忘文肅公之遺命則  
幸矣予告之曰吾聞古人之爲學非有他也曰性與命  
焉耳矣深達乎性命之本然而不汨於情欲嗜好之私  
故其所得於己者完以固旣完且固則其所求於物者  
必輕推而極之則其視窮亨得喪死生榮辱也與夫草  
木之華落而魚鳥之翔泳也煙雲之卷舒而山巒川澤  
之流止也亦豈有異哉此堯舜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仲  
尼之徒所以飯蔬飲水而怡然自適其適也傳曰樂天  
知命則不憂惟其知之夫而後樂之此堯舜孔曾之所

同也然則沂水舞雩之意先儒謂之有堯舜氣象豈不誠然乎哉不則所學不至而情欲錮之於中事物構之於外日夕皇皇然馳驚於榮辱得失之途而不知止是雖驟與以萬鍾之富三公之尊猶懼其不能安而有之也況望其有所得於死生患難也邪今吾子以世族大家之嗣不幸而遭罹兵燹其瀕於患難者屢矣然卒能保有先人之廬墓布衣窮居逾二十年而怡然不以爲悔苟非有得於已而能若是乎倘由是而更益之以學則於文肅公命字之指又何憾焉於是文子曰善點固有志焉而未之逮也願先生爲之書使得從容覽觀以漸進乎此則尤點之厚幸也予不獲讓遂書以畀之

卷一

十

魏環極先生教予以讀書改過子故爲是說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有奇有偶其用則爲剛爲柔剛柔互居其位而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教人趨避之道至矣而又於頤卦之後系以大過其在頤曰山下有雷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聖人以爲言語飲食特細故耳及其不慎不節則必爲過之大者故以大

過繼之孔子爲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知而不行此卽改過之道也吾謂善改過者始乎悔而成乎勇畫之所爲夜而思焉少盛之所爲壯老而思焉舉凡言語之不慎飲食之不節以失其身取怨尤於人者不可謂不多矣自非剛復之士思之其有不悔者哉然悔之未幾而因循掩護之念復作不曰姑俟諸異日必曰此不足以累我及其甚也至於敗名裂檢而不顧豈有他哉患在於不勇耳吾嘗辟之此其勢若江河然當其將潰也不過一簣之土數尺之隄足以維持而控禦之釋此不爲則將氾濫四出而無所底止天下之人嘗忽之未潰之時而欲救之無可如何之後孰知勢之所至固有一敗而不可復返者也過之不改何以異是吾故曰必乘其悔而以勇承之其斯爲善改過者矣

治生說

治生之家未有急於治田畝者也勞勞然春而播之夏而耕之秋而穫之惟其家有積穀然後可以貿易百物於是金玉錦繡之貨飲食器用之需旁及於圖書彝鼎

希有難得之翫皆可不勞而坐致之故擅富名於天下  
不幸而有不肖者出厭其耕穫之勤以費也遂盡斥其  
田畝以委之於人雖有所蓄已不足以給朝夕而謀衣  
食矣況望其致富哉爲學亦然舉凡詩書六藝諸子百  
家吾所資以爲文者亦如富家之有田畝也故必儻精  
竭神以耕且穫於其中惟其取之也多養之也熟則有  
漸摩之益而無剽賊之疵有心手相應之能而無首尾  
舛互之病浩乎若禦風而行沛乎若決百川四瀆而東  
注其見於文者如此則亦庶幾乎其可也彼不能力求

卷一

十一

乎古人而思欲苟營而捷得之於是取之者少則剽賊  
之疵見而養之者疏則舛互之病生以此夸耀於人與  
不肖子之弃田畝何以異哉使不遇旱澇兵燹之灾則  
已設一旦有之幾何不立見其窮也記曰無勦說無雷  
同必則古昔稱先王今之學者可謂勦說矣雷同矣驟  
而告之以古昔先王不將駭然而疑譁然而笑羣以爲  
愚且迂者乎嗟乎使吾之說而不愚不迂又何以自異  
於今之學者也故書此以自勉

交道說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夫子張之說與子夏相成者也非相倍者也子張之所謂賢者善者卽子夏之所謂可也其所謂眾者不能者非子夏之所謂不可也何則眾可容也不肖可容乎不能可矜也不善者亦可矜乎夫君子小人之相左也殆不啻火之於水白之於黑也君子疎而小人密君子信而小人詐君子嚴氣正性有不可犯之色而小人每陽爲柔和以陰行其險陂其勢不能合而其情不能通也果欲兼容併包調停乎其間則君子必退小人必進君子必見屏弃於門牆而小人必被親暱於戶闥之間矣自古論交之道未有襍出於君子小人而能相與無間者是故二子之說猶不如孔子之言之善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又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夫不如己者非其人盡不肖也殆亦眾與不能之流矣然且戒其爲友又況便辟柔佞之小人顧可與之酬酢往返使得參與君子之列乎然則大易之言包荒得尙於周行何也曰此聖人所以化小人者也非聖人能若是乎苟未至於聖

人而欲行之其不爲小人所用而敗壞國家者幾希

名字二字說

子名諸子從竹草禾三者故長子曰筠次曰蘅又次曰穗蘅與穗既殤子惟筠一子耳筠少而病咯血及年三十益甚子又未有孫方憂異時之忽焉不祀也日夜禱於家廟於是妾張氏司馬氏次第有娠其明年夏司馬妾生子先時有紫蘭一幹兩花榮於庭或占爲得男之祥至是果驗語云蘭以香自焚故名之曰徵蘭而蘭之小字曰延年蓋欲其深潛自好以無求於人世而養壽

卷一

西

命也秋張氏妾亦生子子又謂先大夫好學力行不食其報其遺澤未可以斬而餘慶必鍾於後裔詩云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蓋嘗誦說之云爾故名之曰有穀而有穀之小字曰詒女所以勉之使念前人之澤也子老且病而二子尙幼當不復見其成立矣乃述所以名字之意爲文而藏之使二子長而見之有所感而益知勸焉其亦可也

北城募棺說

周禮墓大夫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吾意爲周之民

者其死也宜無有不棺棺亦無有不葬者矣願猶有蜡氏掌除骹有死於道路者埋而置榻書日月縣衣服在器以待月令孟春又命掩骼埋胔是皆不棺不葬者也得非墓大夫猶未盡其職抑成周之世實未有是不棺不葬者而先王姑爲是深遠之慮以令其下也後世旣無專官又非有孟春之令則踣屍栖於草露遺骸盡於鳶螻小者爲憐大者爲厲足以干天地之和而傷國家之仁者多矣 本朝仍前明之制尤加意於嫗獨栖流有所義冢有地可謂仁至而義盡矣然以北城一隅之

地予蒞官不及旬日而用浮尸告者凡四見遂爲立表而命役夫呼求於路是卽周禮置榻之義也會予奉巡城使者檄往驗死者骨暴血漬守視不謹乃顧而憫之欲與之棺恐其後不繼謀於華子纘長華子遂偕其友何子蕤音查子王望傅子兩臣率金以助旣訖事予思推而廣之蓋先王之政誠善矣墓大夫所不及詰者則佐之以蜡氏族葬所不能盡者則佐之以除骹置榻掩骼埋胔然予猶不能無疑也使置榻而無人焉收之將遂聽其不棺不葬與彼旣已爲骼爲骹矣而官始爲之

掩埋蓋亦棺之葬之而使不至於骼且醜與或曰是將不勝棺不勝葬也子其若之何嗟乎以先王之仁聖加之以周官之法制猶不能盡其國中之人使無骼者醜者道路死者顧欲以區區司城之力又非有墓大夫與蜡氏之專職而乃惘惘焉務爲此財所不任責所不急之事此固世俗之所誹笑而亦仁人長者所爲隱心動色者也願相與勉之而已

碑

新修至德廟碑

卷一

六

閭門內至德廟者故所建以祀吳泰伯者也蓋吳越武肅王時始度地創置於此宋元祐間賜廟額曰至德崇甯改元制書累進王爵以仲雍暨延陵季子札配明洪武中復改稱吳泰伯之神歷世修葺者屢矣旣入

皇朝益荒圯弗治殆無以障風日有司雖歲時致祭特奉行國家令甲餘悉不暇誰何也巡撫都御史湯公甫蒞政卽涓吉謁廟顧瞻徘徊不勝歎息乃下令撤巫祠之淫者以其餘材鳩工而改爲之有不足則捐俸金若干兩佐之又不足則布政使章君復捐金若干兩且

遣縣丞塗某董其役凡三閱月而訖事工不知勞民不知費其殿址視昔稍縮至於崇閣修拱危垣文陛丹堊之絢麗木石之堅好則有加焉公遂以六月之朔齋祓率諸屬吏晨趨廟中陳牲薦禮命祝史讀版以成事告是時吳士民方大和會公呼眾諭之曰爾曹亦知之乎當句吳之爲荆蠻也語言風俗不達於上國惟我秦伯來居斯土然後端委爲治而二千餘祀之間文教由是大啟其末不幸有要離專設諸之屬出而民人効之尙氣鬪狠舞劍輕死則伯之遺風漸以衰矣爾曹亦知之

卷二

七

乎今者市井鱗比舟車紛拏冠帶文章甲於海內伊誰之力而莫或念也言未旣郡人汪琬在公側乃復揖眾而申公諭曰誠哉公之言也抑琬嘗聞之文者禮之迹也讓者禮之基也伯之用文教治吳也蓋實以三讓爲之本古者政化之成也則公卿讓於朝士庶人讓於都於鄙耕者讓畔訟者讓田職是故也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後世禮教旣廢錐刀之末尺縷斗粟之微靡所不爭於是父子相譏婦姑相誅伯仲相閱及其甚也獄訟繇興盜賊滋熾孰非不讓權輿之與此我公

下車以來所爲日夜有感於吳人者也公蒞政未甚亦  
既鉏豪強懲貪蠹崇師儒興學校矣顧猶惓惓於茲廟  
者豈徒曰至德必百世祀哉凡欲藉是爲吳人勸也繼  
今以往或過伯之廟下肅瞻其像設有不懼然而思翻  
然而悔慨然而改者匪特孤我公之教也抑亦孟氏所  
謂非人矣琬願偕吾父老共勉之以倡諸子弟可也眾  
皆曰善旣退公以書抵堯峰屬琬誌其修葺顛末再辭  
不獲命因并書前言以復公公諱某字某河南睢州  
人順治壬辰進士由某官擢今官章君諱某字某順天  
宛平人由某官擢今官於例當附書

卷一

六

陳文莊公祠堂碑

前明南京國子祭酒贈詹事陳文莊公之沒也是爲崇  
禎七年閱十年其長君濟生獻公所著書於朝始予贈  
謚追錄其子一人又一年爲宏光元年復許建專祠以  
祀於是借其弟濟楨卜地建祠於府治卧龍街關壯繆  
廟之右歲月旦久有司時節往祀輒歎其密邇市闐湫  
隘不足以稱也乃謀遷於虎邱得民居若干楹間而更  
新之門廡壯麗堂寢崇闕其旁則餽食有所庖馭有廬

又其旁則有廩有倉凡文莊公所置贍族義田若干頃  
及祭田若干畝其所得歲租悉出納於此蓋其地山川  
之雄秀林陸之亢爽煙雲竹木之靚深實稱神明所栖  
非故祠比工已告成次君濟楨復聚族謀曰維茲麗牲  
之碑闕焉無辭以刻非所以妥先靈而示子姓也乃來  
謁某爲文某自惟鄉曲晚進未及登公之堂而受其學  
顧少而嘗從兩公子游倘獲挂名碑尾附公以不朽固  
素願也遂不敢禮辭謹按劉念臺黃石齋兩先生所撰  
文莊公家傳備言公之在熹宗末也以講官負重望會  
逆閹魏忠賢父子冒功求給鐵券公當草誥辭忠賢屢  
遣使趣公公奮曰首可斷誥不可草由是觸忠賢怒與  
妖人孫文豸獄牽連及公竟削籍以歸數陽言欲殺公  
僅而得免嗟乎間觀史所載宦官之禍無世蔑有殆未  
有如漢唐及前明之甚者也然而漢之亡也以十常侍  
唐之亡也以北司是直宦官與士大夫爲難耳前明則  
不然君子小人襍然並立於朝日夜用門戶相傾軋而  
小人遂借刃於宦官以戕君子此其過在士大夫非專  
屬諸宦官也當是之時吾郡被禍最酷不幸而死則有

周忠介忠毅兩公幸而生則有公與文文肅姚文毅三公夫兩周公之死非輕生也公與文姚之生非避死也皆天也天之死兩周公所以伸忠臣之節也其生公與文姚諸賢者所以養直臣之氣也假令諸賢悉畢命於銀鑕桁楊之下則國無人焉吾見夫覩顏蒙面絕無顧恤噉九千歲之不已必至於九錫策九錫之不已必至於勸進亦何所畏忌而弗敢爲耶此公與諸賢之幸存係於前明宗社非小也某故曰天也由今思之向之號爲義子義孫者其威福勢燄非不盛且熾也曾幾何時

卷二

三

而俱歸於漸盡泯滅雖下訖於婦人豎子亦往往戟手恣口指斥其姓氏以爲詬厲而公與諸賢獨名在天壤能使之者太息聞之者興起然則君子小人其獲報於天者又孰爲愈哉今且距公之歿踰五十年矣四方士庶往來虎邱者登其祠而拜瞻其祐主有不歛歔俛仰想見公之風聲氣烈徘徊不去者乎吾知其必無是也祠成於康熙十九年又三年某始爲之文至若公之述作已行於時其家世生卒之詳已見於劉黃兩先生所撰者槩不復詮次云公諱仁錫字明卿世居長洲天

啟壬戌科進士第二人由編修歷官南祭酒別自號芝臺學者稱芝臺先生

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方公祠堂碑  
康熙二十有二年吳中士民合辭言於長吳兩縣官曰  
故分守蘇松常道參議方公諱某之治吳也以勤涖官  
以方廉倡寮吏以嚴毅約束胥吏而以慈愛拊循閭閻  
諸士庶惠威並著有年於此最後奉檄采木義興深入  
山阻衝冒雪霜不幸蒙疾物故訖今殆六閱寒暑矣而  
民間猶謳吟尸祝如公之存實合古者死勤事有功德

卷一

三

之義雖已祭於學宮未足爲公報也請遂度地勅爲專  
祠庶幾有以揭虔妥靈昭示來世言者後先凡數十輩  
縣用其言上之於府於布政使司以達巡撫都御史余  
公公慎重祀典再下所司核故例旣而訖如土民之請  
眾遂踊躍效命相率置地虎邱之麓工不待鳩財不待  
募未數月而遽潰於成升主之日士民胥大和會俎豆  
旣設笙歌旣登蹲蹲肅肅儼公在堂事竣而退各少休  
於庭廡顧瞻麗牲之石慨其不當無文且曰如是則猶  
未足以報公也復相率詣予乞其辭予不暇以爲則公

之子辰又繼以請蓋予嘗誌公墓所述事行備矣大約謂吳民自入 本朝以來旱潦螽螟盜賊疾疫之虞歲不絕告閭閻之間蕭然愁歎彼爲大吏者曾不知安養而喫咻之民是以益困惟公正身率物用能順民之欲偕與休息故輿望悉歸於公考諸西漢循吏如文翁祀蜀召父祀南陽由公絜之信無愧焉宜乎其血食茲土也乃作迎饗送神之歌俾春秋祀時歌此以慰公於幽冥而醺士民謳思者之望云其辭曰

邱有林兮森菲菲復有泉兮涵文漪神來兮何遲雲爲輪兮飈駕之林泉佳兮是栖是依擊鼓兮吹笙薦桂醴兮蒨之羹神愉况兮來下弭鸞節兮偃霓旌飲且食兮斯告馨飈舉兮雲翔曷不少留兮茲堂神之去兮旁皇生撫我兮歿又降康惠士女兮時雨暘

前明福建布政使司右參議范公墓碑

文翁

前明福建參議范公旣解雲南組綬退居里中惟用文章翰墨倡率後進享有林泉之樂從容壽考殆三十有八年其平時尤工書法遠近購其書者雖寸縑尺幅悉藏弃以爲珍翫與華亭董文敏公齊名蓋百餘年來吳

士大夫以風流蘊藉稱者首推吳文定王文恪兩公其  
後則文徵仲待詔繼之最後公又繼之逮公物故而先  
哲之遺風餘韻盡矣琬不及從公游幸得偕公子簡討  
君同官於朝君出其所撰事狀以公墓道之文來屬  
故敢敘琬嘗所誦說者爲書首按狀公諱允臨字長倩  
別自號長白宋參知政事文正公十七世孫也以諱汝  
信者爲曾大父贈太僕卿諱啟睦者爲大父由進士歷  
官光祿少卿諱惟丕者則公之考也先世居吳之支硎  
天平兩山間太僕公徙家華亭及公貴而始復故公爲

卷一

三

吳人舉萬歷二十三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改工部  
歷員外郎郎中俱在南京出爲雲南按察司僉事提調  
學政遷福建布政使司右參議未至任而歸公自少才  
識通敏恥爲章句之學盛年仕宦奮欲以功名自效其  
在雲南也值鳳克亂臨安諸州縣殘破以十數猝圍會  
城巡撫陳公獨器公在以城守事時將吏已列戍外地  
賊攻城急旌旗刀槩皆不及設守埤者居民耳公禦之  
百端凡閱數晝夜城卒得藉以完及賊遁走東川有以  
克首獻者公爭曰僞也眾不之信尋生獲克於安南界

上獻俘京師其露布文則公作也先是教化三部入相  
讐殺廣南酋儂應祖者自稱智高後志不軌陰闕三部  
蠻密趨召安南兵取其地自益安南酋武德成兵最疆  
素雄視諸部遂擁兵象號十萬攻臨安教化八砦三長  
官司悉爲蹂躪上官屢諭不聽會城大震在事文武集  
議公昌言交人入內地勢不得久宜會諸部併力急擊  
時武酋已僭號諸賊帥亦皆僞署王公矣氣汰甚度諸  
部未可猝定允豫且去我師乘之遂大敗俘斬僞王公  
以下以數百計武酋由是遂衰皆公之謀也幕府方上

卷一

書

功次會陳公被逮代者忌公遂不復錄及遷福建忌公  
者猶不置且受中朝要人指竟中以考功法例當貶秩  
於是公歸而築室天平之陽徙家居之日夜流連觴咏  
討論泉石數與故人及四方知交來吳者往還遨饜山  
水間稍閒則簾閣據几命筆揮灑以應遠近諸購者訖  
不復措意功名矣東方漸用兵有欲奏起公者公力謝  
不應也其後時論浸異國是益以敗壞中朝諸賢懼黨  
禍者相望公歎曰吾懂而得免所幸者知幾耳以崇禎  
十四年某月日卒於家壽八十有四配徐宜人太僕少

卿諱泰時女也雅工於詩偕公倡和甚夥前公二十四年卒繼仲恭人後十六年卒男子子一卽簡討君也初名雲威易必英順治十四年舉人以召試授今官女子子二長瑩適編修沈某次瑤適國子生楊某孫男三孫女五先是文正公置贍族義田三十頃延至明之中世僅存三分之一顧又困於賦重歲所入不足以支幾盡廢矣公別捐膏腴十頃佐其入然後有羨粟以及族人其田卒得不廢既昏於徐待徐氏尤有恩意徐宜人無子歿而公權命從孫能先主其喪簡討君既生復還

卷一

五

能先而終身待之如子吳人咸以爲難宜人與恭人後先持家俱嚴重有法其賢畧相當恭人歿居教簡討君尤力故能延納良賓師以底於成康熙某年月日葬公清流山之祖塋遷宜人及恭人匱以祠公之卒也簡討君年甫十一故其襄事也晚嘗泣語琬曰過時而不葬春秋謂之慢葬孤非敢慢也承先恭人治命蓋有待也簡討君博雅善屬文所撰狀中敘公雲南事雄麗與核深得子長孟堅遺意琬無以加也於是悉仍其語稍詮

次之而系以銘曰

工文雅善屬文所撰狀中敘公雲南事雄麗與核

天平嗟峨森然萬石維范之先實託幽宅鍾靈我公高第纘家維人之傑維邦之華滇南荒服往秉學政旣以文育亦以武令厥功偉矣顧邁厚誣公則遂矣如國是何公在太平於焉游樂筆墨所需潤及邱壑公在太平有書有詩詩書之澤後人之遺瞻彼清流與天平邇後人思公公不復起桓桓豐碑樹於墓門徵是深刻如公永存

勅贈承德郎翰林院修撰加一級韓府君墓碑

韓君誦先旣沒之十有九年其子慕廬先生以會試第

卷二

五

一人入對 殿廷復賜第一四方士大夫咸歎異以爲盛事實吳中前此所未有也於是君骭髀抑鬱之志詘於地上者始得以次信於地下嗚呼其亦可哀也已蓋君自少爲名諸生記問淹博行文未嘗屬草默而好深潛之思逮其下筆鉤幽剔微悉非他人所到吾黨同視席者往往傳寫諷誦媿其不及也每試輒冠儕偶而屢阨於省闈最後從闈中出卽病越明年春而沒瀕沒猶口占五言古詩一章述已志以勗其子及慕廬先生旣貴贈君翰林院修撰配周繼顧皆贈安人然後君之志

始少慰舅弟凡兩人而君庶且幼其生母陳太夫人之卒也請於伯兄乞耐其棺父墓伯兄業許之矣旣引而復執不可遂弗克葬爲文以哭其辭引咎甚悲聽者莫不酸楚病方革伯兄與訣曰吾知若志矣當葬若母如故約君不能興猶流涕叩首枕上以謝然亦竟弗克葬也康熙十八年慕廬先生請告南還始諷日穿穴告君於殯所而大葬陳太夫人遠近白衣冠執紼者數千人父老觀者填塞衢巷俱嘖嘖稱羨然後君之志始大慰予故曰詘於地上信於地下嗚呼其亦可哀也已誦先

卷二

七

字也諱劬別自號幼徽其先自鳳陽徙長洲有贈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諱宗道者君高祖也曾祖世賢太醫院醫士祖諱逢隆考諱治萬厯中舉人厯官雲和黃巖兩縣知縣以廉能稱君甫冠而黃巖公卒於任扶喪數千里沿路賻遺一無所受以毀瘠故遂患咯血終其身君爲人沈靜有識其孝友敦厚蓋出於天性待女兒弟尤有恩意一適張者夫婦俱歿撫其遺孤如己子先是周安人來歸資遣加盛歿而君籍奩具封鑄維謹外姑老而貧悉以還之曰此固姑家物也發封所值逾千

金以上親故由是心服吳中故有大役曰首名受役者  
率至破家君田不及伯兄而兄卸其役於君君受不辭  
盡哀所有以聽伯兄之命後先費至不貲家遂大困所  
餘敝書數籠老屋數間而已君脫身攜慕廬先生讀書  
吳山中菜羹糲飯日益不給而蕭然自得絕無幾微憾  
也甫卧病卽取伯兄所徵役費諸手書及親故語君役  
事被禍本末舉焚弃之已復謂慕廬先生恐女曹異時  
見之見有他言致傷我兄弟好耳其用意周密如此享  
年四十卒於順治某年月日兩安人皆有賢行周安人

卷二

天

前君十年卒顧安人後六年卒子男二長照歿次莖今  
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學者所稱慕廬先生也皆周安人  
出孫男三女二慕廬先生旣葬陳太夫人因卜葬君暨  
兩安人於吳縣穹窿山之陽屬予文其隧道之石予在  
翰林於慕廬先生爲後進而其少也實嘗與君定交以  
是知之頗深旣慨然傷君之不偶而又幸先生之大顯  
其親有以慰君素志也乃爲敘之如此且作銘曰  
節彼穹窿宰木森然維君德人幽宮寓焉積之也深闕  
之也久旣久旣深其發也驟曰君有子升於帝廷

帝寵游加孰能與京君靈榮矣君志遂矣君兮安栖穹  
窿之陞矣

奉直大夫前山東按察司僉事蔣公神道碑

故奉直大夫前山東按察司僉事蔣公諱鳴玉字楚珍  
其先周公之子伯齡受封於蔣蔣爲楚所滅而子孫適  
他方者遂以國爲氏自漢兗州刺史詡以不仕新莽有  
聞於世而詡之孫橫復以大將軍征赤眉封遼道侯其  
子婺川刺史澄又封函鄉亭侯始居陽羨歷唐宋顯者  
不絕或分徙丹陽金壇故公爲金壇人曾祖某祖某父

卷二

五

應祿皆不仕公舉前明崇禎中進士爲台州推官七年  
甫行取而值宏光帝南渡是秋爲兵科給事中數上書  
言兵事方欲以功名自奮而明遽亡矣王師入江甯  
公弃其官間行歸鄉里久之經畧洪文襄公薦公參湖  
南軍事順治三年錄從征功遂擢山東按察司僉事分  
巡兗東道駐沂州公爲學不名一家自經史外若諸子  
百家神仙浮屠之書無不博覽強記洞悉其原委少時  
尤長舉子業著聲場屋而旁及他文章皆工在湖廣凡  
軍中文檄主者悉以屬公其爲政不務苛察而精敏有

識在台州嘗力抗上官活其平民之被誣執爲海盜者  
十三人數攝諸府縣事所釐革蠹弊不下數十條及在  
沂州則益以平恕得眾心沂州北接龜蒙嶺繹諸山而  
所轄又兼泰安號爲盜藪羣盜踞費縣西山中聲言受  
撫眾惶懼不之測公單騎冒雪行數十里抵其營誠諭  
之羣盜環跪悽聽咸泣曰蔣使君活我遂以次散去盜  
魁蔡乃懟等屢爲沂患公先後設策撫之降其黨數百  
人釋脅從四千餘人而保全士民之誑誤者無算然其  
治沂也雖多用從舍而於馭兵最嚴兵興以來諸隸戎

籍者多驕悍難制公獨與之約毋擅入人廬舍毋掠子  
女毋強市酒食犯者皆置之法以是標下肅然一時士  
大夫爭頌公政事以相師法而深歎其寬嚴調劑之有  
方也自公起家以至爲僉事布衣麥飯率如諸生時沂  
州標兵例有除贖銀千餘兩吏循故事獻公公不可曰  
奈何以官帑入私橐邪竟力卻之其奉法公廉如此先  
是公之弃其給事中也既得省太公與母韓太夫人遂  
易僧服爲終老計而會江南盜起公之族子無賴者因  
與之通盡劫取太君家財而斥公爲逃官將甘心焉於

是太公持公泣且告之曰女縱不欲出奈女父母何公不得已強往見文襄公於江甯文襄公素聞公名爲歷敘本朝起兵之故以感動公公始應命然而仕宦故非其志也至兗東不數月卽屢請歸養上官執不許而公長子修撰君適用進士第三人入翰林公聞而喜曰夫今而後可以遂吾志矣未幾坐屬縣累當候調而遂致仕以歸蓋又歸侍兩尊人者凡數年太公旣以壽終而太夫人訖公之歿猶康強無恙也公性篤孝疾且革慮太夫人憂之猶自力往問起居尤厚於宗族數買田

卷二

三

以贖其貧者順治十一年某月日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五所著詩文襍說合爲怡曝堂集若干卷配袁氏同縣某公之女善事舅姑撫其子無適庶愛之均一先若干年卒享年三十有九子男二人長超內翰林宏文院修撰次進女二人孫男女若干人某月某日合葬縣之某里某原公先以僉事落一官而最後受修撰君之封當仍晉正五品階矣吏部誤不晉階故僅稱奉直大夫其後遂爲例云銘曰

蘇公文襄公素聞公名爲歷敘本朝起兵之故以感動公公始應命然而仕宦故非其志也至兗東不數月卽屢請歸養上官執不許而公長子修撰君適用進士第三人入翰林公聞而喜曰夫今而後可以遂吾志矣未幾坐屬縣累當候調而遂致仕以歸蓋又歸侍兩尊人者凡數年太公旣以壽終而太夫人訖公之歿猶康強無恙也公性篤孝疾且革慮太夫人憂之猶自力往問起居尤厚於宗族數買田以贖其貧者順治十一年某月日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五所著詩文襍說合爲怡曝堂集若干卷配袁氏同縣某公之女善事舅姑撫其子無適庶愛之均一先若干年卒享年三十有九子男二人長超內翰林宏文院修撰次進女二人孫男女若干人某月某日合葬縣之某里某原公先以僉事落一官而最後受修撰君之封當仍晉正五品階矣吏部誤不晉階故僅稱奉直大夫其後遂爲例云銘曰

蔣維王孫九侯嗣昌唐宋之間袞黻相望公載世德於

前有光遭時艱難願避繳弋維忠與孝電勉一出晉侯  
鄭公庶幾其匹公才實豐命也嗇之難進易退遽止於  
斯於越東魯百世見思優游林泉曾不下壽詩書之澤  
以貽永久孰爲之徵公則有後

睢州節烈祠碑

睢州節烈祠在城西隅距州治可一里故建以祠不誥  
贈恭人趙氏恭人蓋誥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  
使湯公諱祖契之配前江西分守嶺北道布政使司右  
參政今翰林院侍講斌之母也婉謹按前明崇禎中流

卷一

三

賊李自成寇開封歸德間所向殘破駸駸及睢恭人聞  
之謂其家人曰州爲兵衝未易保也脫變起則吾夫上  
有老母不可死吾子又宗祧所係不可死吾直以一身  
行吾志耳徐語中憲公命斌讀書北郭外斌依依不忍  
去輒叱遣之已而睢城果陷又急語中憲公俾負其姑  
許夫人以逃而身自坐堂皇召家人謂之曰吾家世名  
門萬不可受辱闔戶經於梁家人驚解之復投於井又  
出之恭人怒誓曰賊至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  
賊尋入環刃相向恭人厲聲大罵不絕口遂遇害崇禎

十五年三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七斌方踰城號哭以蹟  
恭人而恭人則已拒賊死矣知之者無不太息泣下越  
七年爲 皇清順治五年河南提學僉事李公震成始  
檄知州房君星暉建祠故居之東每歲率官屬往祀又  
十二年巡按御史李公粹然始具其事上於 朝奉

旨 旌恭人之門如故事州人老穉聞有是 命咸謹  
嘽奔走拜迎祠下且酌奠以告於是知州戴君斌顧瞻  
裴回歎其地之湫隘弗稱非所以侈 上恩厲末俗也  
乃率州之大夫士與湯之宗老及其子姓議改築而遷

卷一

三

焉卽今祠是也鳩眾庀材自門而坊達於前堂後阿其  
旁眡牲有所庖馩有房徹藏祭器有庫俱次第訖工顏  
其南榮曰節烈棟宇靚深丹堊增麗畚埽清潔奉享以  
時用以揭虔妥靈昭示遠邇俾無遺 國家烏頭綽楔  
褒揚大節之意甚盛典也顧麗牲之碑旣伐旣具久猶  
無辭以刻會斌與琬偕奉薦舉之 詔來集京師斌遂  
以屬琬琬自分文學駑下固讓不獲命始覩顏執筆爲  
之辭竊惟春秋歷十有二公孔子書內女之賢而以烈  
著者宋伯姬一人而已今歸德故宋大火之墟而睢其

西境也恭人生於伯姬守禮之鄉相距二千餘載卒能躬蹈白刃忱慨不詘顧視屠毒甘之如飴以恭人之死於兵例諸伯姬之死於火庶幾其易地同符者揆以春秋之指其當得書也審矣至於恭人其他懿行莫不可紀具詳吳祭酒偉業孫徵君奇逢所撰傳中槩不備書特書祠之本末俾刻焉以勸來者系之詩曰

上帝降衷乃敘彝倫婦也事夫臣也事君臣忠婦節二者則均弗撓弗污恆性斯敦世衰道降如川之潰或懼於威或誅於利俛首曲躬孰勸於義佩紱者然巾幗奚

卷二

五

議恭人之賢是實女師克孝克勤克淑爾儀爾命不猶邁時艱危舍生赴死克全厥歸嗚乎恭人永矢貞正平居從容素志先定嗚乎恭人睥睨兇鋒執手奮詬有氣如虹甯碎我首甯堪我胷冑玷髮膚而犬豕從嗚乎恭人遺爽不歿凡厥忌辰陰氛四塞鷗馳雨擊陟降恍惚霧車雲旗莫之可測煌煌高閣天子表之潭潭新宮守候考之春禴秋嘗恭人下之于豆于登于薦蘋蘩恭人飲食福爾子孫豈惟子孫徧惠州人

伯叔父不當稱伯叔說類彙選錄

媵不撫叔叔不撫媵叔叔不通問此叔之爲言對媵言之也男子冠而字必曰伯某甫若仲叔季則惟其所當此伯叔之爲言對仲季言之也釋名叔少也幼者稱也亦叔也見媵傲然卻退也蓋叔字惟有此二義則諸父不當稱伯叔審矣爾雅謂父之舅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妻謂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然則父之舅弟從無去父稱伯叔者也而里俗輒以此呼諸父雖士大夫臨文亦然是夸其父之舅弟使與已同輩行也而可乎先儒有言自兄弟之子不呼諸父爲父則不知敬其伯叔父矣自伯叔父不呼兄弟之子爲子則不知愛兄弟之子矣此誠可以爲鑒者也又按邢昺疏引許氏說文云未字從上從小尊行之小也似遂以叔爲諸父之稱者然今說文無此語不知邢疏何據說文嘗爲徐鉉更定豈鉉知其謬故刪落之邪并附正之

書名			
版別	冊數	6	紙
定價	4元		
編號	9	字第 113	号



北京市中国書店定價簽



27

